



文苑
蒲韻
十

教書

文苑

~20
2457
18



2332/18

2457
18



文苑黼黻卷之三十五目錄

教書五 功臣○附
內閣教旨

靖社振武兩功臣頒軸教書

昭武寧社兩功臣頒軸教書

寧國功臣頒軸教書

保社功臣頒軸教書

保社功臣復勳頒軸教書

揚武功臣頒軸教書

佐命原從功臣教書

平難原從功臣教書



文苑黼黻 卷三十五 目錄

清難原從功臣教書

靖社原從功臣教書

振武原從功臣教書

昭武原從功臣教書

寧社原從功臣教書

寧國原從功臣教書

保社原從功臣教書

揚武原從功臣教書

附 內閣教旨

提學金鍾秀教旨



提學俞彥鎬教旨

提學吳載純教旨

提學趙璠教旨

提學李性源教旨

直提學鄭民始教旨

直提學沈念祖教旨

直提學徐有防教旨

直提學朴祐源教旨

直提學吳載純教旨

直提學李秉模教旨

直閣徐昂修教旨

直閣徐龍輔教旨

直閣鄭東浚教旨

直閣鄭大容教旨

待教徐龍輔教旨

待教鄭東浚教旨

待教李崑秀教旨

待教尹行任教旨

教書六 宣諭

判三司事鄭道傳教書

藝文館太學士鄭摠教書

領都評議司事河崙教書

征對馬島教書

征建州野人播告教書

先海權署國事教書

巡邊都體察使宋軼教書

咸鏡道巡邊使李浚履教書

統制使李舜臣賞加教書

慶尚道義兵將濟用監正鄭仁弼陝川郡守金沔

等教書

洪忠道義兵將奉常寺僉正趙憲教書

倡義使判決事金千鎰教書

都元帥韓浚謙教書

八道都體察使張晚教書

副元帥鄭忠信教書

八道都體察使金溼教書

文苑補遺卷之三十五

教書五 功臣○附
內閣教書

靖社振武兩功臣領軸教書 仁祖甲子

多難樹功載贊重振之運大庭敷命爰疏五等之封
予非敢私厥有常制屬昏朝之方虐痛蠱賊之內訌
力扶彝倫思續十二聖緒手拯塗炭庶濟億兆生靈
幸賴匪躬之臣爭懷殉國之志輸忠協策靖垂亡之
宗祧仗義除殘復久廢之母后洗三韓之日月揭萬
世之綱常迎代安劉出乎勅之深計攀鱗附翼知鄧
耿之純誠氣際契乎風雲英聲塞乎天壤逮夫逆豎

之猖獗乘我戎備之踈虞蘇峻連兵遽迫犯京之勢
祿山稱亂未免遷蜀之行乃矐諸將之勤王咸奮一
心而敵愾潛師直擣與士衆而忘身滅賊朝餐致凶
渠之授首快洩神人之憤淨掃宮禁之塵天生李晟
喜唐社之無恙世有溫嶠幸晉室之再安茲並曠代
之勲合施疇庸之典臨危效節諒不愧於古人列爵
分茅顧何吝於今日恩加祖考宥及子孫錫以第宅
土田副以臧獲鞍馬銅盤赤血既申牲璧之盟鐵券
丹書更煇麟臺之畫勒高名於鐘鼎盛業可徵紀一
德於旂常徽猷益茂云云於戲山河帶礪誓毋替於

始終國家安危義實同於休戚克體予意永膺乃心

昭武寧社兩功臣頒軸教書

仁祖茂辰

人臣竭其忠勞既著旂常之績國家報以慶賞爰申
帶礪之盟式叙彝章仍敷大誦念予眇質承此丕基
政教失宜生民不迪恒性威靈未振逆節屢犯常刑
雖云否泰所關罔非涼德之致徂茲草莽之妖豎敢
逞集穢之禍心罪狀朝廷意實在於非望毆脅守宰
勢已成於難圖幸賴良牧之奮忠兼有諸將之協力
掃蜂蠆之搖毒遂靖一方執鯨鯢以行誅用殲元惡
神人洩憤京輔解嚴以至孝立之怠恣實與仁居而

締構連結宦侍稔謀於肘腋之間扇動禁兵伏戎於
爪牙之列犯闕之期垂迫焚廟之計將成眷言忠貞
亮出踈遠炳先幾而刺察擒伏如神屬勲宰而周防
狂奔盡氣陰謀既破大難自消九鼎無旣斃之虞五
廟有靈長之慶縛胡倩於傳舍事類廣明之禽奸拒
霍氏於禁門功自平通之言狀茲皆社稷是賴豈吝
封爵之恩列三等而疏榮揭二踊而錫命賚以田僮
第宅施及祖考子孫告于神祇共牲書之盟歆圖其
形像煇麟閣之丹青畢舉綈儀皆遵彝典云云於戲
君臣一體上下同休克全始終保寵祿而不殆爰及

苗裔與社稷而無疆

大提舉
張維製

寧國功臣頌軸教書

仁祖丙戌

夷兇靖難人臣之大勲顯忠酬勞國家之令典茲申
帶礪之誓式敷浚汗之音永言寡昧之姿遭此屯阨
之會疆域多釁蠱賊因以內訌撫禦乖方狂獮由之
上僭雖亂崩隨發即剪願予躬省愆有慚不圖將相
之班乃伏集鏡之惡積驕成惡久稔無厭之心抵隙
蹈瑕敢懷非望之計憑城社而蒐慝倒干將而弄兵
連內外守禦之軍形勢交扇戒朝日牛酒之饗事機
垂成尚賴爪牙之刺奸而致股肱之協策犯闕之謀

既洩哀甲之變自銷日舒風揮氛侵大滌雷轟電震
 魑魅莫逃渠魁快殲群黨盡磔無亡矢遺鏃之費鯨
 鯢就京觀之封轉一髮千斤之危宗社有磐石之固
 苟非忠貞之効力曷膺封爵之疏榮繼有崔符之廷
 實潛蠶蠱之毒綠林青谿之聚豈惟攻剽州閭狐叢
 魚腹之妖敢欲侵軼京甸以國家威信之已著伊碁
 斧誅討之不留雖發告初止於一人然功令允合於
 三等並前後而叙秩均大小而施恩田宅民人依茅
 土之名數犀奎緋紫燬雲臺之儀形推及父母子孫
 舉蒙封贈恩澤消日辰以將事告神祇而歆盟悉遵

彛章備舉綈禮云云於戲君臣貴乎一體休戚期於
 共貞鐵券丹書自今茲而始錫黃河白水暨苗裔而
 長存 大提學 李植製

保社功臣頌軸教書 肅宗庚申

審機變而誅賊亂寔賴蓋臣循功令而報忠勞詎廢
 彝典茲申帶礪之誓用敷綸綍之音言念寡昧之冲
 年叨承艱大之遺業慮雖切於防患舉措未免乖方
 明不足以照奸讒邪自幸得志遂見威福之漸替馴
 致禍釁之潛滋周宗有骨肉之親陰懷逆節大臣受
 腹心之寄助成凶圖使賊孽而主張其間資貴寵而

經營於內藉外警而開府摠領諸軍往深峽而藏兵
約束老將交通宮禁醞釀既至於多時議賊親臣形
迹難掩於衆目盟成會歆而期已迫事多陰謀而禍
益深幸有為國而先憂乃能因時而早備方事機之
在於呼吸人莫敢言竭心力而察其顛呻賊不得發
前後指揮之畫費畫方便左右耳目之人舉輸勞勩
致令平通而言狀因見巨魁之就擒情節已昭魑魅
莫逃於禹鼎討伐斯舉鯨鯢悉伏於漢章茲雖宗社
之垂休實由股肱之協策追思曩昔冀但髮豎而心
寒何幸一朝得使雲消而霧廓陳平之宴居深念果

成誅呂之勛博陸之宿衛忠勤終效安劉之績國既
賴於除兇靖亂予豈惜於報德酬功叙元勳而寵錫
加崇記微勞而賞賚有等燬雲臺之圖像昭示無窮
分茅土而啓封嘉與同慶陳載書而申盟約消吉日
而告神祇畢舉綵儀皆遵舊制云云於戲終始務乎
永保上下貴乎共貞克勤邦家領鐵券而示信爰及
苗裔指白水而為期大提學李敏叙製
保社功臣復勳領軸教書肅宗甲戌
朋讒售而勳盟革久致公議之靡伸國是定而藝典
修寔由予衷之自斷重申帶礪之誓誕敷絲綸之音

念予嗣歷服之初寔惟在冲眡之日務敦愛於近戚
馴致亂階之釀成謬委權於奸臣莫察禍兆之潛伏
敢蓄吠日之凶計仍成歃血之密盟開督府而典兵
勢威益熾藉邊境而稱亂事機垂成賴有一二肺腑
之臣指使左右爪牙之輩費盡密勿之筮廣加詞探
察得陰秘之情舉効勞動陳丞相之深念期樹剪呂
之功博陸侯之純誠每切扶漢之志果然急書之遽
上以致天誅之亟行顧宗祧之靈長縱緣垂休效隲
徽股肱之忠蓋詎能勘亂夷凶肆推懋賞之恩爰舉
紀功之典頒鐵券於盟府載侈綉儀煇繪事於雲臺

寔遵故制寵渥加隆於偉烈勗以共貞錫賚並及於
微勞嘉與同慶頃當權幸之進欲逞熒惑之謀承情
伏法之徒目之以寃獄輸忠衛社之事誣之以偽勲
陰謀畢露而莫逃則反曰密遣說客叛狀昭著而難
掩則至謂故挑邪心迺敢巧為構捏之言肆行曲庇
凶逆之計豈由寡昧之蔽惑坐受讒邪之欺誣終售
禍機忍說桁楊之酷竟投慈梓莫白泉壤之寃山河
之舊盟已渝中外之輿情積憤屬茲更張之日即發
悔悟之端亟將忘君護賊之臣分輕重而畀之裔重
修報勞褒忠之典叙等級而申以盟恩綸浚宣名數

復加於茅土盛儀昭揭形像又入於丹青不惟衆枉之畢滯神人胥快抑亦國體之自正朝野同休云云於戲人心久鬱則必伸載啓亨嘉之會天道有否而終泰寧無轉移之機十行斯頌雖均蹈舞之賀九原難作倍切惻愴之懷施及子孫肆推延世之渥勉盡終始宜殫許國之誠

大提學吳道一製

揚武功臣頌軸教書

英宗戊申

凶孽夷而禍亂平載迓休慶宗社安而忠勞著盍舉藝章乃眷內外之周旋遂定十八之位次永言近日之變實是前史所無凶言譎張蓋襲孽臣之遺計醜

類糾結暗挑廢族之邪心通衢掛不道之書恃亂若是密地締連兵之賊排布者深輦轂之羌胡潛藏敢圖內變湖嶺之叛逆踵熾奄驚南方禍機迫於呼吸之間國事凜乎綴旒之勢幸有為時出之豪俊悉殫敵王愾之勞庸元戎灑涕而請行忠膽自激群帥賈勇而登陣軍聲遠揚幕中則兩從事協心行間則諸校尉効力大軍從天而下殆同雪夜之馳小醜望風而奔俄奏清晝之捷神功密贊偉哉邵毅之能詩書警衛愈嚴允矣西平之為社稷至於南寇之底滅亦由邑宰之奮忠偵賊陣而伐謀巨魁授首懸官軍而

入險餘孽就擒或有手縛凶賊而獻之鎮將或有口
陳急狀而詣於軍門皆緣忠臣義士之忘身以致亂
頰妖腰之伏法兵無血刃而氛祲永消士不吝救而
鏡歌遙返周廬輟鳴柝之警朝野載安魯泮舉獻馘
之儀士女環覩雖云神祇之垂臨實藉戰守之得人
翻思亂離之初至今心寒而髮豎尚賴股肱之力幸
得電震而雷轟漢水以南大嶺之險無復梗化之慮
黃河如帶泰山若礪詎緩載書之盟分茅土而啓封
嘉與同慶燬雲臺而圖像昭示無窮消吉辰而告天
備舉縉儀致靈壇而將事式遵舊章云云於戲君臣

際會之良難功業保守之不易雖國亂之已定尚多
虞憂之機罔寵利而自安益勉休戚之義

藝文提學
徐命均製

佐命原從功臣教書

太宗庚辰

紀功行賞有國之令典予以寡德叨居大位願念潛
邸艱難之時賴同德之臣左右先後以保寡躬或是
予同列或是予寮佐或戚屬之近或隨從之舊或與
朝天共跋涉之勞或參靖難有捍衛之勤下逮僕隸
之奔走咸有原從之功式至今休豈敢忘哉當先示
褒賞之典以堅終始之義

平難原從功臣教書

宣祖己丑

除兇討逆臣子之至哀賞功酬勞帝王之大柄無細大而畢錄豈貴賤而有殊顧予眇躬叨守鴻業雖勵精圖治恒戰兢而自持而遭大投艱奈事機之難察何圖集獍之惡迺出搢紳之間幸賴宗社之靈已正誅討之義茲銘彝鼎以褒忠勤惟爾臣僚罔有內外上自士大夫下至庶賤或設機而鉤探或仗義而跟捕凡有協贊之力悉錄原從之功爰稽舊章庸示新典

清難原從功臣教書

宣祖甲辰

仗義討賊咸効徇國之忱懋賞酬勲何惜紀鼎之舉

無貴賤而並錄豈細大而成遺眇予寡躬叨主丕器惟涼德未堪多難恒懼臨淵而小孽敢稔兇謀反擬射日豈徒國家之不幸抑亦廟社之深羞始雖遊魂於鼎中終乃就命於机上渠魁自殄實賴祖宗在天之靈大憝克清莫非臣民扞難之力茲從舊典用答群功惟爾臣僚罔有大小或能嬰城而守死或能挺身而忘生凡有協贊之勞悉預原從之列嘉乃心乃績旣載旂常傳之子之孫永誓帶礪

靖社原從功臣教書

仁祖癸亥

秉義戮力臣子所以効忠記績疇庸國家所以懋賞

憲章雖舊寵命維新頃遭多艱猥塞衆望彛倫已數
豈懷南面之心宗社將傾遂決左袒之計幸延隆緒
於百六式賴同德之三千惟爾卿士大夫越茲吏胥
臺隸凡于是役各選其功鐘鼎山河旣酬茂伐衣裳
筐篚爰答微勞乃於實封之餘復錄原從之列巨細
分等載頒盟府之書輕重推恩覃及永世之宥

振武原從功臣教書

仁祖甲子

功無大小咸效敵愾之誠施有重輕寧闕報勞之典
茲稽往牒用侈新章惟天未釋我造邦俾予迓續乎
景命重恢夏烈思不忝于祖宗若涉春冰恐獲戾于

上下何知惟右之遣將遂致歷陽之稱兵將安歸乎
未免南服之狩豈曰遯矣日望西土之人果賴拒難
之忠竟成殲賊之績得人之力縱由元勳捍王于艱
罔非衆士嗟我列屯群校暨爾編隊諸軍無間貴賤
之殊悉錄原從之列麒麟第一人之賞旣克定封熊
羆不二心之臣爰始疏寵

昭武原從功臣教書

仁祖丁卯

記于太常周家之所以視功載施及萌隸燕昭之所
以報勩勞惟稽古而若茲其在今焉可忽越蠢仁居
之妖賊敢逞王敦之故謀先事候情而擒姦徽二帥

則國殆狂奔盡氣而用命嗟衆士之忠勤或作韓信之疑兵遙為聲勢或奮李敢之義勇從其父兄其他苟有尺寸之功亦許並添褒錄之典賤者貴衆者免國家之大賚在斯詔其子及其孫爾等之相勉罔替

寧社原從功臣教書 仁祖戊辰

竭忠匪躬事君之恒務覃恩旌伐有國之令猷爰稽舊章載揚新命徂茲逆孽敢辜彝常刻日為期兇謀潜煽於內外謂天可射禍機將迫於宗祊幸發告之在先而誅討之斯舉勳庸是賴慶賞奚淹既定元功昭我丹青之信因推大賚念爾奔走之勞肆於實封

之餘復錄原從之列盟府所掌訖頒分等之書王家不忘式垂永世之宥

寧國原從功臣教書 仁祖丙戌

効力王家勞雖異於大小紀功盟府施罔遺於重輕爰遵舊章用錫新命自予臨御以後不幸禍亂相仍變生腹心敢逞異圖於萬一危迫呼吸寔賴同德之三千渠魁已伏於典刑衆庶咸快於鼓舞乘機致捕縱由元勳秉義殲凶無非多助繼有潢池之孽並就藁街之誅嗟我卿士大夫暨茲吏胥臺隸無貴賤而必錄以酬其忠有等級而不差咸與是賞茲頒原從

之券乃在實封之餘宥及子孫既垂延世之澤勉盡終始毋替報國之誠

保社原從功臣教書

肅宗庚申

功無小大而為國之誠則均賞有重輕而酬勞之道則一茲申寵命蓋遵彝章言念曩日宗祏之危實惟前古史冊所罕務敦愛於近戚馴致亂階之釀成謬委權於姦臣莫察禍機之潜伏審幾決策縱賴一二協心奮義除兇亦資三千同德急書再聞陰謀畢露於爰辭天誅亟行餘黨罔漏於常憲九廟之精靈式悅八域之民庶載欣咨爾士大夫暨茲軍兵吏胥臺

隸而王家顯忠之方豈以貴賤而或間故盟府紀錄之日咸有等級而不差迺於實封之餘誕頒原從之券云云於戲既推延世之典宥及子孫毋替衛社之

忠勉盡終始

知製教吳道一製

揚武原從功臣教書

英宗戊申

王家効力勞大小之各殊盟府紀功施輕重之罔闕茲申寵命蓋遵彝章念亂賊醞釀者有年致宗社震驚於向日羌胡潛伏於輟下排布已深蛇豕竊發於草間警報甚急射天山計溯十九史而古無衛國純誠賴三千士而予有行居雖異同懷逐鳥雀之心兵

獄俱張聿見築鯨鯢之觀決策致討縱在元勳秉義
殲凶亦有多助始信人和之為上快洩齊憤之弼中
嗟我卿士大夫暨汝吏胥臺隸無貴賤而必錄以酬
其忠分等級而不差咸與是賞茲頒原從之券乃在
實封之餘宥及子孫既垂延世之澤勉保終始益殫
捍艱之忱

知製教吳
光運製

附
內閣教旨

提學奎鍾秀教旨

當守庚子

官制酌古而參今蓋出右文之意治化自近而及遠
兼寓首善之方設此職非為瞻矜居是任寧不砥礪

既優以禮而難其人奉謨訓而處深嚴宿儒乃可飭
儀度而間游泳君子惟能矧當新初之時尤重內廷
之老攷諸唐宋始編閣規孰與蘇周庸作院長可遴
揀朝端之望俾矜式禁中之賢

直提學
民始製

提學俞彥鎬教旨

當守庚子

內閣倣龍圖之制祇奉列聖弘謨外廷選鴻碩之姿
爰置學士華秩茲循前代之錫命庸侈新除之告身
允在膺是任之人宜體設此閣之意起孝思於堂構
仍揭肅廟之遺扁寓文教於簡掄畧遵賢殿之舊法
顧其職既極清峻而所處又在深嚴琅函奎編永護

雲漢之什五府珠寶常須黼黻之才豈直為賁飾之
資亦庶補作成之道所以優禮而尊寵侈一代之榮
觀蓋欲勵俗而敦風佇多士之丕變苟非素著雅望
矧可遽擬右僚備顧問而掌圖書於卿何有勉董率
而飭儀度即予所期尚克欽承毋替簡畀

直提學沈念祖製

提學吳載純教旨

當守甲辰

地是三清秘府奎運方開官稱一條華銜宿望攸屬
蓋是職非卿莫可故今日簡予在心曾列直學士華
班才譽已著熟諳天章閣古制雅望是資處賓筵而
資輔導倚毗方隆主文苑而掌絲綸責任愈重矧此

任寂冠群彥伊峻選尤難其人倣我朝集賢之規卿
月高秩長唐家登瀛之列奎璧藻華青宮之瑞暉方
舒猗邦慶之滿至禁府之英才慎揀寔公議之是循

直提學朴祐源製

提學趙琰教旨

當守丙午

奉雲漢之昭回庸寓仰述之義作朝廷之矜式蓋為
首善之圖故本閣最難其人矧長席尤慎厥選三旬
考課之均有所掌雖諸寮之妙掄一院事務之無不
責成視直學而愈重迺矚賁黼黻之列爰畀處深嚴
之銜餘事文章毋負簡拔之意自持名檢須思聳勸

文苑補後

卷三十五

教書

十四

文苑補遺 卷三十一

之方 檢校直閣 李秉模製

提學李性源教旨 當宁丙午

奉雲漢而寓羹牆厥有尊閣掌圖書而演綸誥宜處
宿儒肆峻一時之揀掄俾聳百僚之瞻視如欲備隆
名位非之八座之班資苟使迭取文萃亦有兩館之
歷試唯此摘文之長席實贊作人之弘猷置內翰於
南床固知賢父之樂有繼判樞而主璧庶見難弟之
并名以責考課於三旬以備顧問於雙日一代之文
風丕變政思歐陽脩之得來五躔之奎輝方新佇見
蘇學士之奏事毋負委畀之眷益勉砥礪之方 直閣 鄭大

容製

直提學鄭民始教旨 當宁戊戌

內閣所以奉訓謨學士所以掌文獻其藏則堯典舜
典之咸載其制則觀文崇文之是遵茲乃所重者存
矧乎為任自別亞提學而同管院務長論思而始躋
閣班地處深嚴護雲漢之神藻職備顧問依日月之
耿光爰簡近臣庸昇斯任 直閣徐 昂修製
直提學沈念祖教旨 當宁辛丑
奉謨烈而寓羹牆之思右文教而責黼黻之治爰遵
有宋之成制式矧內閣之懿規為官必擇其人匪才

文苑補遺 卷三十一 教書

十五

曷膺是選地望增峻按之下大夫班官銜至清傲於直學士踰其責則礪名行以矜流俗其事則掌文獻以飾太平蓋望之也深所寵之以禮

直閣徐鼎修製

直提學徐有防教旨

當宁壬寅

天文示曜瑤躔聚東辟之墟奎運啓治鑿坡處西掖之內琅函縹帙藏宸翰於華閣寶榻蘭爐奉御真於瓊樓故設官無過於六負而擇人必極於一代掌圖書於內府地望最切於清要主講製於外廷責任尤重於教迪矧茲直學士舊號實是下大夫華銜視提學而低一資同管閣務長論思者居是職自成院規

三旬考功不失搏俎間儀度雙日分直每從文墨上

逍遙顧此任若是重焉匪英才莫宜居也

直閣金載瓊製

直提學朴祐源教旨

當宁甲辰

賁宋朝龍圖之制天文曜三清之躔需唐廷鳳樓之才地望極一代之選迺睠卿大夫列庸畀直學士銜宿儒當處深嚴豈專取文章黼黻流俗有所矜式將欲為冠佩瓊琚倘欲為官擇人是謂非此莫可銀臺玉署幾年侈晝晉之榮錦帕琅函今日奉昭漢之什風雲慶會點青瑣之仙班日月耿光爛紅藥之春色

待教尹行任製

直提學吳載純教旨

當宁甲辰

官不備而惟人曾所難慎我有爵而縻爾豈徒華榮
顧內閣官凡六員惟直學選極一代試製講而撰辭
命職事則弘文藝文學編次而貯圖書謨訓則堯典
舜典芸閣之華貫新帶一條水銜花輓之舊步重尋
隻日秘直風儀之警流俗宜勤三旬之考功地望既
處右僚佇見一院之取式設置已多年所規模則待
後人銅綬飛鳧昨日南城長吏牙牌乘駟今朝西掖

仙官

檢校待教
李崑秀製

直提學李秉模教旨

當宁丙午

龍圖奉雲漢之什仰列朝千一河清豹直侈日晉之
榮即昭代十八瀛選茲眷檢校之列庸昇直學之銜
掌圖書於三清豈徒美其職也膺黼黻於雙畫蓋欲
待而興乎首承命於建閣之初金華雅望踵進步於
直殿之上玉署新階須念給式之方用副獎掖之意

待教尹
行任製

直閣徐鼎修教旨

當宁庚子

列祖宸章昭回雲漢內閣華構上應奎躔選一代人
置六學士惟予設此官之意豈獨侈乃華銜咨爾稱
其職之方宜在佐以文治爰倣豹直故事俾爾龍閣

新歲取資歷則天官之要玉署之清分等位則直學
之亞待教之右茲乃宜今酌古所以為官擇人待教
鄭東

凌

直閣徐龍輔教旨

當字癸卯

予惟建閣之意寔寓肯堂之思按寶鑑而肇名遠稽
光廟朝遺制奉璇額而樹蹟近得宗正寺舊藏雲漢
昭回即宸章之尊閣冰銜清切乃文教之權輿設此
職凡六七年居是任纔一二輩矧茲直閣之華秩素
稱東壁之仙官班資已經於天曹自是三司之峻選
地望尤重於待教專掌一院之儀文左右圖書非直

觀瞻之為美進退樽俎庶見作成之有期須勉爾泮

勵之心毋負予簡拔之眷

直閣金
載璜製

直閣鄭東浚教旨

當字癸卯

奎壁啓千載之運肇置秘府清班黼黻頌一代之才
最說直閣峻選隣瀛洲而奉宸翰職兼橫經掌芸館
而撰王言責專視草惟予設是閣而分是職矣豈榮
其人而重其名恩禮意有所存蓋多士佇期觀感遴
選指僅歷數惟宿儒當處深嚴一條冰銜既倣龍圖
故制三清仙府近成豹直新規為任顧不重歟捨爾
當屬誰也天曹政府素知雅望之且優西壁南床更

許華賈之歷踐毋負委畀之眷益勉砥礪之方

待教李崑

秀製

直閣鄭大容教旨

當宁丙午

書不云乎官不必備惟其人閣臣予所與朝夕也無
啓沃獻替之責而三晝晉接討論今古則有似乎漢
石渠唐瀛館非出納喉舌之職而隻日更直代撰詞
命則反重於宋樞密明文淵子以作成人材子以矜
式朝端所講劇者義理所砥礪者名檢非直為笙鏞
黼黻聳動一代之觀聆而已居是職者可不慥慥云
乎哉若其設閣之義置閣之規閣有志可以觀已凡

閣臣之新拜輒以教旨宣示綦倣乎古之制誥也夫
其職重故其選峻望之也深故勉之也切從茲摛文
院班聯添一佳士想來故直學風度如見其人予以
待故直學待爾爾亦勉守家風克趾前美毋使是官
有非人之歎

待教李崑秀製

待教徐龍輔教旨

當宁丁酉

地是深嚴蓋倣宋天章奉謨之制官極清要必須漢
金馬待詔之才選翰林中置學士末掌閣務主院規
宜諳典例任記事兼製誥最藉文華蓋清望在下為
重伊峻選就中尤難爰揀其人庸昇斯任

待教鄭東浚製

待教鄭東浚教旨

當守庚子

予惟出治之道莫尚於右文贊治之要莫善於分職
爰遵有宋舊制式初內閣新規奉列朝雲漢之章永
寓叢書之慕揀一代英俊之士庸備顧問之資庶僚
之中學士最重學士之列待教尤要等編館之典經
揀自叅外雅望並蘭臺之簪筆專管閣內儀文肆選
英才俾膺斯任

待教徐龍輔製

待教李崑秀教旨

當守癸卯

運啓文明式初內閣新制才須黼黻爰置學士清班
其職則先廟成規其扁則肅祖遺墨應奎壁圖書之
府天文垂輝奉雲漢訓護之篇地靈護秘奚但觀美
之具寔寓賁治之方顧茲待教華銜最是叅外峻選
管秘書而專閣務無須才猷任記事而掌演綸最藉
文雅惟此任若是重也非妙才莫宜居之

直閣徐龍輔製

待教尹行任教旨

當守癸卯

奉雲漢之宸章肇開學士秘署掌奎壁之仙籍最重
待制清班迺睠簪筆之臣庸畀視草之任才不稱則
官不備豈徒華榮資逾低而望逾隆曾所難慎從此
內閣之列添得一箇之英春秋抗義緬故家之遺風
朝夕置傍喜妙年之佳士翱翔禁直增重一條之水

教書

二

銜誦讀書樓飽閱萬編之細帙 檢校待教 李崑秀製

教書六 宣諭

判三司事鄭道傳教書

省所上高麗國史三十七卷事具悉蓋聞王者代德
而有國必命文臣修史以成書非惟備一代之典章
抑亦垂萬世之勸戒若稽王氏之世襲稱高麗之名
能合三韓以為一統歷歲之久將五百年傳世之多
踰三十代興衰治亂之迹善惡得失之端記錄甚繁
殘缺亦甚苟非付於良史焉得成其全書惟卿學窮
經史之文識貫古今之變議論之正皆本乎聖賢之

言臧否之明必辨其忠邪之趣佐我開國有厥成功
嘉猷可以補政教之施雄筆可以托制作之任溫溫
儒者之氣像巍巍大臣之風儀肆予當即位之初知
卿有適用之學俾居輔相之列又兼國史之官果能
於燮理之餘得遂其編摩之效表年以首其事因畧
以致其詳有變有常去取悉關於大體或褒或貶是
非不謬於曩賢事該其本末而不至於繁文貴乎簡
質而不至於俚不待游夏之贊蔚有班馬之風披閱
以還嘉歎無已宜致匪頒之寵以旌撰錄之勤於戲
虞史作堯典之文既以施其直筆殷鑑在夏后之世

所當戒於前車

判門下府事權近製

藝文館太學士鄭摠教書

省所上高麗國史三十七卷事具悉前世興衰之迹
必待後人而成書後王勸戒之端具載前史而可鑑
粵惟王氏奄有高麗合三韓而為一家自五季而事
中國世代既久記錄甚繁且因喪亂之屢更頗有殘
缺而未備况記者非一手疎密詳畧之不同或言之
亦多端曲直邪正之難辨如欲成一代之實錄必須
得三長之全材惟卿氣醇以清學邃而富言辭簡質
而必信文章典雅而可傳皮裏春秋能謹嚴而有守

胸中權度自精切而不差當予開國之時賴卿協謀
之力爰并出政之府俾兼秉筆之官既致力於贊襄
亦專心於撰述以公羊三世之事法司馬編年之規
勒成全書垂示來世議論無愧於唐鑑鄙吝不生於
漢書有變有常筆削之情著矣可法可戒善惡之效
昭然予心曰嘉賞典是厚於戲雖華不繁雖質不俚
可謂有良史之才與治必興與亂必亡盍亦觀前代
之事

判門下府事權近製

領都評議司事河崙教書

蓋聞君臣之間貴於進戒聲樂之道在乎象成故九

叙之歌禹既戒之賡載之歌臯陶亦陳之此虞廷君
臣交相警戒以興至治者也迨乎成周其道寢備雅
頌之作洋洋至今惟卿天資明敏學術精微所見之
正卓爾甚高所守之堅確乎不接入而陳謨必盡其
規益出而施政必極其精詳嘗戮力而定社又彈誠
而佐命嘉乃丕績再與同盟俾長庶寮以輔予治今
觀所進覲天廷受明命樂章二篇匪直詠歌切於陳
戒惟予之入覲也臣子職分之當然其受命也天子
恩數之幸及其在否德皆無可歌卿乃作為詩歌以
寓勸勉規戒之意蓋欲永思其艱以保其成於無窮

也忠義之誠藹然可嘉矧其辭義之雅聲氣之和可
以追配古之作者亦可以傳於後世也觀覽之際良
深感愧已令有司彼之管絃以為宴享之樂不忘規
戒之辭於戲七德舞歌雖可愧事功之不逮五言出
納宜益在治忽而罔愆

判門下府
事權近製

征對馬島教書

窮兵黷武固聖賢之所戒討罪興師非帝王之獲已
昔成湯舍糴事以正有夏宣王以六月而伐玁狁其
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皆為討罪之舉則一而已矣
對馬為島本是我國之地但以阻僻隘陋聽為倭奴

所據乃懷狗盜鼠竊之計歲自庚寅始肆跳梁於邊
徼度劉軍民俘虜父兄火其室屋孤兒寡婦哭望海
島無歲無之志士仁人扼腕嘆息思食其肉而寢其
皮蓋有年矣惟我太祖康獻大王龍飛應運威德先
被撫綏相信然其凶狠貪婪之習噫然未已歲丙子
攘奪東萊兵船二十餘隻殺害軍民予奉大統即位
以後歲丙戌於全羅道歲戊子於洪忠道或奪漕運
或燒兵船至殺萬戶其暴極矣再入濟州殺傷亦衆
蓋其好人怒歟包藏姦狡之念神人所共憤也予尚
包荒含垢不與之校賑其飢饉通其商賈凡厥需索

無不稱副期于並生不意今又窺覘虛實潛入庇仁
之浦殺掠人民幾三百餘燒焚船隻戕害將士俘于
黃海以至平安擾亂吾赤子將犯上國之境其忘恩
背義悖亂天常豈不甚哉以予好生恤死之心苟有
一夫之失所猶恐獲戾于上下矧今倭寇肆行貪毒
賊殺群黎自速天禍尚且容忍不克往正猶為國有
人乎今當農月命將出師以正其罪蓋亦不得已焉
耳矣於戲欲掃姦凶拯生靈於水火斯陳利害諭予
志于臣民

集賢校理
魚變甲製

征建州野人播告教書

文苑叢書 卷三十五
二十
自我太祖康獻大王應運開國內修外攘撫寧東土
北邊野人畏威懷德搖尾乞憐由是塞門之內烟火
相望人畜布野無鷄鳴犬吠之警太宗恭定大王繼
統遵業以包容徧覆擾服異類島夷山戎罔不率俾
予以否德仰承祖宗謨訓畜待野人特加矜恤時濟
其飢乏近有婆猪江等處龍住李滿住交結上國叛
賊楊木答兀其所係縲遼東開原地面人物以為奴
婢者不勝毒痛逃命來投絡繹不絕予以事大之誠
悉送上國豈期野人輒生怨憤窺伺我疆積有歲年
至宣德七年十一月間乘虛突入江界間近口 英 殺

害軍民劫掠人畜財產背施負恩窮凶極惡罪不容
誅顧乃詐道忽刺溫遠來作賊已返奪下搶去人口
頭匹留住欺罔朝廷已具賊情馳奏闕下今年四月
命將問眾分道並進擣賊窟穴尚軫止戈之武永懷
不殺之仁深戒諸將彼如束手即便受降特以示威
使知悔懼毋庸報復戮及無辜彼猥性不移戮心自
若蜂屯蟻聚敢行抗拒我乃薄伐所至克捷斬級擒
生總五百餘口其脫死遊魂皆奔潰竄伏賊徒以平
予惟兵戎雖救亂誅暴之器冬夏非勞民動眾之時
然周宣六月之征為獯狁孔熾之故事迫於危急人

不以為暴蠢爾犬戎憑恃險阻違天逆理嗟我邊氓
禍實彼之自求怒豈予之得已兵出有名師直為壯
賴祖宗威靈之如在致士卒勇銳以啓行敵愾奏功
全軍入境於戲穹廬震蕩正群醜畢燔之秋疆域肅
清收一勞久安之効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大提學
尹淮製

光海權署國事教書

邦家不造屬茲播越之辰軍國多虞畀爾權署之命
稽古有據在今何辭念予憂勞半生疾疢臨政卅五
載齡僅半於老期徂茲一二年力已倦於機務久察
諸子之克類有能一日而分釐予謀已定於曩時盛

典有待於昌會願茲島夷之侵軼反乘天運之艱屯
事有至難或政必須於幹蠱民思齊潰人心可見其
棄予斯稱冊封竟屬倉卒收遠邇波拆之勢繫億兆
缺定之望命下漢都已臣工之交賀教頌箕壤俄中
外之咸聞豈意蜂蠆之螫人乃越華嵩而及鎬感感
靡騁願疆土其無多子子分方冀宗社之或保天倫
已隔於彼此事宜難稟於朝廷茲命爾世子琿權署
國事并賜銀印一顆除拜母及於昵私賞罰要出於
公正仁孝夙著於瞻聆咸思拭目而觀祥衣冠偶見
於從遊孰不延頸而願死內禪已定於予意中興姑

責於元良况今兇賊之遊魂詎遣神誅於邇日天兵
順肅殺之氣義旅奮果毅之忠衆勝天而定勝人終
歸助順直為壯而曲為老烏可恃強第子已衰在爾
攸勉宣王復文武之士先紹丕基齊人歸鄆謹之田
不失舊物事苟至此功當誰居在父子一體而同休
想祖宗五廟之咸喜雖相念於霜露願終副於雲霓
於戲鑿與燬復都之儀提封再靖龍樓正問寢之禮
骨肉重歡其不猗歟是所望也

大提學李好閔製

巡邊都體察使宋軼教書

慎固封疆以禦外侮王政之所急漢列亭障唐置諸

鎮皆所以備夷虜而守邊圉也惟我北鄙與醜虜接
壤彼其驚悍禽獸之性固難以化懷而德經常伺我
隙侵掠我土肆毒我赤子我之所以備禦之者寧可
少忽哉故自我祖宗列聖未嘗不留意於此相山川
度形勢審土地而為之置鎮列堡而守之使內足以
衛吾民而安於耕稼外足以禦彼虜而遏其寇暴其
初設也豈不反覆商量必欲宜于民而便于守以為
永久之圖哉然勢與時異弊或生焉利害便否久而
後定如或害于民而妨于守者則有不吝不改也豐
山茂山兩堡守土之臣以為不便于守而有害於民

不可不移置廷臣之嘗見其地者則又議以為不可
甫乙下堡舊所廢也亦豈無其意而今之言者又以
為不可不復嗚呼廢置沿革重事也不可以一人言
而建不可以一人言而廢苟為便利又不可重變更
而不為之處置也卿志氣宏毅識慮弘深有文武之
才經遠之畧能為國家決大策定大計無踰於卿特
遣卿往巡邊徼以定二者之策卿其往哉審利害察
便否可移則移之可復則復之務在擇民利而便防
守庶幾建萬世長久之計使邊圉永固凶虜莫犯不
亦偉哉况北道經近年昏政之後民生俱困軍需不

裕士馬不精兵器不鍊隄備之事必多踈虞其并咨
訪檢括詳議蘇民實邊之策以啓許卿便宜從事如
有違卿節度者通政以下任卿處斷於戲以定以臣
予欲修宣王之政于襄于夷卿可勉南仲之績

大提學金

安國製

咸鏡道巡邊使李浚慶教書

夫居安慮危所以備倉卒之變設險守國所以壯捍
衛之規廟筮宜定於平時邊事蓋難於遠度洪惟我
國家三面受敵百年昇平而關北一道舊為羶裘之
鄉迫近豺狼之窟曩者尹瓘之所恢拓宗瑞之所經

營可謂計出萬全智無遺策猶有如納哈出之豨突
疆圍如李施愛之盜弄潢池矧今關防踈虞將士解
體禍伏於不測人狃於久安築城彼域或慮危道而
輒動合防舊堡僉謂長策之可行莫定是非有難施
設則所以安一邦之形便建萬世之偉績者寧可以
少緩乎予小子謬承丕緒德未綏於荒服深居九重
明不見於萬里欲舉無前之烈疇咨有用之材惟卿
學究天人資兼文武沉機先物有數萬甲兵於范胸
雄畧蓋時無百二金湯於秦國自先朝寵擢以遺後
在冲人中昧而晚知夷考歷數蔚有風績可以鎮願

俗屹乎若砥柱中流之功可以壓醜戎隱然如虎豹
在山之勢寔北門鎖鑰之重望宜四方屏翰之優為
肆予煩卿以知中樞府事充咸鏡道巡邊使乃若慶
興繫我依幽之基亟遭圯耿之患吾民之舊所粒食
蕩悉於江陽陵坪主將之新欲墾田越寄於伊應巨
島始許木柵之姑試遽報石城之粗完視民利雖若
坻京構邊釁恐如山嶽又如白山胡則恣行漁獵黃
洞城則久廢榛荒盍併夫甫老寶化兩堡之孤懸復
建此天作地險萬戶之守禦是皆邊將之計畫累與
廷臣而商量然而與其臆決於耳聞孰若身歷而目

驗復有蜂蠆竊發搶掠我邊氓厥難容可不窮討
卿其廣咨詢以取捨參利害以乘除既不可即廉以
入林又不應膠柱而鼓瑟庶幾使予無復憂於北顧
永期息於邊塵其他節目游刃自恢綸言可畧階通
政付卿專制衆大辟始予稟裁於戲往盡乃心無替
予命至金城而上方畧不但嘉充國之將謀自西川
而籌險要仍可卜德裕之相業

大提學
李滉製

統制使李舜臣賞加教書

不世之才有不世之遇注意方隆非常之報待非常
之功懋賞何憂茲舉褒嘉之典式酬超異之勞願予
寡昧之資叨守艱大之業計五載膏衣旰食計雖存
於苞桑二百年文恬武嬉民不習於戰鬪何意島夷
之匪茹遽乘疆域之不虞彎射日之弧謂復天朝舊
怨鼓吹堯之吻先撤我國封疆呼吸而破三都蹂躪
而傾八路失城郭山谿之險何有於金湯委金羊粟
米之多反資於寇敵念今乾淨之片地只餘湖海之
一方然官師土崩而屢奔而義旅響應而難振六萬
騎潰於畿邑痛李洸輕敵而敗師二千兵陷於錦山
哀敬命臨危而授命夫我固守助彼長驅張風帆於
海洋乍出乍沒簇霜鋒於島嶼或散或屯倘不賈勇

先登孰能敵王所愾淮西士卒得裴度為之長驅江
左生靈微管仲幾乎左衽惟卿業傳圯下系出山西
藏甲兵於胸襟以身為膽填忠義於骨髓憂國如家
方守魏尚之雲中遂制韓信之間外嚴約束於部伍
何止三令五申整紀律於偏裨不憚六步七伐中流
擊士雅之揖誨泣登太真之舟勢若捲沙命在破竹
投舸艦於烈火唐項之積屍渾江斬鯨鯢於驚波閑
山之腥血漲海尤可不幸者愚民昧天地常經薄俗
失忠義大節群將袖手爭先棄甲曳兵列城望風只
知開門納賊禮樂當年深悔不知於柱厲干戈此日

始識何狀之真卿雖卿職分當為在予崇獎可已茲
授卿以正憲卿之報予已極予之望卿益深更體予
懷勉率乃績風霜絕塞車駕播越於孤城戎馬故都
園陵隔絕於千里思歸一念如水東流惟幸賊勢之
向衰可占天意之悔禍巨鐵馬於遼左天兵日臨指
義旗於海西烈士雲集勝事可運於掌上窮寇已在
於目中矧湖南之雄藩實吾東之重地人才府庫親
上死長之必多武士精強蹶張超乘之寧少宜致同
聲相應之使一鼓無前作唇齒於列營成犄角於隣
道毋或撞破空艦以絕歸途必須引出大洋以便追

躡餘難遠制卿可自籌歲星守箕皇天昭禍福之兆
太白入月高秋助肅殺之威興復之望在茲廓清之
期非遠嗚呼行百里者半九十里卿勿替於始終賞
一人而勸千萬人予何吝於頻笑時乎難得勗哉無

違

如製教吳
億齡製

慶尚道義兵將濟用監正鄭仁弘陝川郡守金沔
等教書

君臣天地之常經忠義人道之大節所固有者不待
勉焉矧惟嶺南肇基羅邑父兄教孝悌子弟習詩書
雖當蕩敗之餘豈少奮勵之衆中岳誓月度信之劍

自躍出輔漢山摧鋒實兮之身著矢如蝟昔當寇賊
之始至怪無一人之倡興是由將臣之望風實出士
民之不意爭懷駭散未易呼收屬今列邑烟空一方
波拆黎元為肉不復圖生府庫成灰無可着手自予
西遷已絕南望豈意爾仁弘洎沔挺身糾師刻意討
賊乃於數月之內總得累千之兵義氣天臨烈士響
應撮糒為食厲民之倉廩誠虛削竹為弓委庫之鎧
仗安在揚兵鼎津則遁賊褫魄接刃茂溪則流尸渾
江官軍一何善崩義旅一何齊勝是由彼之所懷者
刑而刑不施律此之所結者義而義不思退始知除

城池之功而厚養民力移節鎮之封而固結士心則
遊魂豈散於東萊之野毒鋒豈至於平壤之城由子
不明雖悔何益頃於本道陪持人姜萬潭之歸一紙
衆已千里敷心第念間閔海山未卜宣布行陣茲憑
崔遠軍中申諭予意仍探賊情爾者予書予懷何盡
成川霜露閔宗社之飄零義州江嶽寄帳殿之蕭瑟
懷土無間於貴賤思歸日切於朝昏即幸天朝見憐
猛將承命欽差兵部侍郎一負督率廣寧遼東等鎮
協守總兵等官撥七十萬軍馬并調軍糧支水陸並
進今至王京蕩掃本月十一日遊擊將軍張奇功領

先鋒渡江江浙地方遊擊將軍沈惟敬連砲手一千
六百名并賞欽賜賞軍銀兩十五日渡江天兵垂至
山岳動色秋晴路乾政屬擒胡之月馬肥弓勁實是
殺賊之期鐵馬亘於大定清川舸艦聯於登萊江浙
狂寇惡積天誅當加况我義兵烈士之徒並在畿黃
忠清而起在處斬馘逐日獻功寔賴天地默佑而然
此是宗務再造之會緬爾多士更勵精忠聞金誠一
駐居昌韓孝純保寧海就加左右道觀察巡察等使
誦大小義兵將等并除職有差爾其就聽節制亦宜
交叅籌謀邊賊歸途可以躡擊其尾偵賊屯所可以

夜斫其營遙制為難相機任汝痛仁甲之溺死聊贈
判書愍李亨等戰亡官子一人爵賞無闕玉帛何惜
第可先清嶺嶠始宜亟迎乘輿予言欲窮予淚先下
予何忘也爾宜勉之於戲禮樂提封倘掃腥膻之氣

山河帶礪可共茅土之榮

大提學李好問製

洪忠道義兵將奉常寺僉正趙憲教書

惟予不明不能察物而知言進言者或有言國家危
亡之至迫在朝夕予雖是其言而實不悟所大可憂
者人心之渙散而徒以盜賊外侮為慮以為城池之
高濬甲兵之犀利足以衛民而安邦殫民力以圖之

豈意城池甲兵所勤苦而成之者悉以資賊而怨獨
歸予致令廟社丘墟生靈魚肉而莫之能禦咎專在
予雖今日千百辛酸而受以為眾不敢言苦予情戚
矣尚賴天地祖宗之靈人心思漢民不棄予諸路忠
義糾率徒眾在在討賊而爾名亦在其中雖不見俘
獲獻功之書而予甚嘉之已授爾奉常寺僉正爾其
悉否頃者湖南儒士梁山濤自義兵將金千鎰所來
於其歸也憑附一書而去矣其已傳到否此則從論
湖中士民而非專論於爾者然其書所云云則爾必
與眾父老傳者予之苦意畧已盡之爾庶幾許予改

文苑叢書 卷三十五
過勉勵忠奮惟恢復舊物是務邇來久不聞湖中消息予用心悶茲憑崔遠軍中申諭爾憲并令探視本道賊勢本道之賊留劄幾許處而衆約幾何其氣衰旺此前日為何督捕倡義如爾憲者又誰而所斬獲多小如何右道郡縣其猶安堵如舊否頃者遼東總兵官祖承訓耀兵回還之後天朝又欽差兵部侍郎一員督率廣寧遼東等地方都副總兵等撥兵馬七十餘萬并調運糧支水陸並進令至王城蕩掃本月十一日遊擊將軍張奇功領先鋒一千渡江十五日江浙遊擊將軍沈惟敬連砲手一千六百名渡江方

謀進討秋晴路乾政屬擒胡之月馬肥弓勁實是殺賊之期天兵垂至百神影從鐵馬亘於大定清川舸艦聯於山東江浙狂寇惡積天誅當加我國義兵在京畿黃海道者亦多相繼斬馘奏捷不絕人心思奮載順殺氣此實宗祊再造之會爾憲更勵精忠益進無怠仁而附衆義以鼓勇相機以進收勝萬全不其偉歟本道大小戰亡人張智賢等以下及至挺身討賊如僧處一鄭億萬之輩悉令已加恩賞爾可敦諭予意多設奇策或尾擊或夜斫使隻輪不還一路先清而來協南軍進薄郟城圍陵松栢及其未接逃竄

老弱及其未死則今日元功非爾而誰爵賞在予山河可指播越已久剋復未涯成川霜露閔宗祊之廳零義州江湫寄帳殿之蕭瑟懷土無間於貴賤思歸日切於中心翹待爾等來迎乘輿予言欲窮予淚先下爾宜自量至可怛也於戲廟堂愧無策事有待於疏蹤極蕩識誠臣功可効於今日

大提學李好閔製

倡義使判決事金千鎰教書

極蕩識忱臣匹士奮忠義之氣盤錯別利器四方廓清之期雖爾分內之當為實予意外之深幸大亂之作何代而無痛矣狂寇之陸梁自夫前世而崩孽

將以借道此言奚為至哉亦曰講和大義有不然者拒而斥絕達彼怨仇不圖呼吸之間忽失控扼之勢二百年儲養未聞幾箇烈丈夫數千里封疆奈無一片乾淨地唯知逆順所在遂至播越於斯慄慄不敢寧感感靡所騁眇予忝百萬生靈上天位何安到今垂二十五載餘人和久失心雖恤民之切害反病民之深城池繕治不得已也兵革堅利委而去之豈意予所不知亦多民之甚苦興言及此有愧于中天命人心不于常固知祇畏保合而有所繫民彝物則不終泯豈容斬伐銷鑠而使之無何知誓衆而前乃出

屏居於外惟爾折衝樽俎服膺詩書未有義而後君
惟所在致死願為鬼而殺賊誓不與俱生言念湖路
之藩維實是人材之府庫尚全江湖之保障庶通關
輔之聲援鐵騎潰於駒城正坐統御之無策羽檄絕
於車嶺未知糾合者何人有能勇力乎哉無可奈何
而止顧惟慷慨激昂之發不待勸勉程督而為然莫
為之先孰能為之後故茲同聲之相應由爾意氣之
一形致疲人竭其誠而一乃心使武夫閉其口而奪
之氣甲兵糧餉所當郡邑焉是資簞食壺漿豈無父
老之相候茲陞爾授通政大夫掌隸院判決事稱倡

義使令見爾之疏乃知爾之志不遇思治之極曷成
撥亂之功弊或可蠲何至膠柱德之速布當如置郵
予豈云弊袴必藏爾母曰死馬且買惟國家宗廟社
稷之耻亦黔蒼父母妻子之讎故皆仰膳而嘗疇不
投袂而起幸與同志之士勉成不世之勲祖逖清中
原適當機會於今日李晟迎車駕罔俾專美於古人
臨危爾莫愛身有功予不吝賞嗚呼不可久駐第切
止歸之懷云誰之思倘起西方之望

大提學
柳根製

郝元帥韓浚謙教書

識頗收於禁中早擬緩急之用視師廷於江上克壯

文苑叢書 卷三十三
顯允之猷誕告所庭式舉殊典睠彼八路形勢寂重
二南嶺湖表裏千里河山兼踰人材之府庫繁殖百
年生齒又有物產之殷饒頃歲在於壬辰值運丁乎
百六熾豐極而恬嬉久詎料孽芽其間金湯空而郊
壘多遂至糜爛乃止荐食甚長蛇封豕流毒遍窮谷
深山念燕翼鴻圖祗自痛心疾首絕鷄鳴犬吠無復
昔日昇平况飛菟輓粟之不休而瘡痍呻吟者未起
紓戎禍累載玩愒猶前通賊使連年虛實頻覘以皮
幣珠玉而難免先陰雨桑土之未能賦役重而邦本
搖歲且值於飢饉舟師踈而陸兵寡計何恃於守攻

有同薪火之危久切父老之望用箕斗會歛膏血竭
州縣之求作氣勢暴威草芥視民兵之命孰有意礪
乃鍛乃未或間築斯鑿斯一旅柘山膽幾懸於評辱
中夜不寐髀每拊於思良荷得資於惟天惟祖宗且
無間於問庭問左右生聚教訓已資一范之謀戈甲
糗糧可先十乘之啓寧有相見晚之歎自絕人皆得
之心聞以外制之登壇授鉞死而後乃已拜表出師
惟卿神降崧高邦有俊傑星斗文章河海宏度世共
仰而人莫窺詩書家業忠孝全資傳有素而聲甚藉
江左第一自布衣繫隆於蒼生國士無雙策金門通

貫於清選恩常沐花甄玉署器自別錯節盤根材既
發於非常曾用不次之典樹亦愛於所爰累騰勿剪
之歌久矣虜人間名猗歟真儒無敵受三畧於圮上
藏萬甲於胸中予方待卿有所為少輟銓衡之亞天
不虛生此人也實合元戎之重凡歷試咸有績勞在
瞻矚莫不快悅蘇州湖困弊舍武相而難稱折延夏
窺覷非范公則莫可茲以卿為四道都元帥責修政
攘夷之任去重外輕內之嫌間將令不聞詔書一以
委便宜之柄有文事必有武備寧止學俎豆之方足
寬南顧之憂庶見東山之詠轅門號令舉欣楚尹之

重来河內政聲不煩寇公之再借虎在山而藜藿不
採狼無厭而麥汎可虞借前著畫籌勝計多驗於奇
正建高牙開辟專制動中於機宜龍虎風雲堂堂諸
葛之陣雷霆江漢依依揚柳之時摠茲戎重許驅馳
豈以賊虜遺君父金城方畧予何勞於指揮玉塞經
營卿勿憚於施設凡四道觀察使以下卿其節制以
賞罰用命不用命若有犯科及失機宜者即以軍法
從事於戲君臣一體國家同憂永逸暨勞豈定居於
月捷出將入相佇名勲於雲臺

八道都觀察使張晚教書

詩歌元老之猷易著夫人之吉雖師壇受脤兵悉制
於中權而督府宣威事須關於上宰寶嬰監兵齊趙
名惟亞夫之先張浚視師江淮位亦忠簡之次念此
艱危之日尤重體委之臣苟非挺文武之資疇能兼
將相之柄再加調戈之錫無踰麟閣之英惟卿博大
有容聰明特達早列先朝之侍從旋膺大藩之承宣
有疏通萬務之才而不以苛撓為尚有折衝千里之
氣而不以威稜自矜籌畫設施非一二計出入勞勩
動數十年當降將覆軍之餘拮据之功最大及寡躬
平難之始鈐轄之任方專屬值羿浞之兇敢乘幽燕

之重蒼黃之變從古罕聞廓清之功非卿曷賴事已
光於海宇班亦聯於台躔將開血盤之盟首委體府
之命煩言可避雖暫為法以任愆宿望猶隆固難捨
卿而選衆矧今內憂方棘重以西患未寧守亭繕隍
閔海之徭戍無已飛藟執粟嶺湖之資實又空增兵
則食艱斂糧則民困思之若涉大水今者孰為長城
茲授卿為八道都體察使宜從三使之行復任八路
之責兵農儲峙總在經濟之中耳目股肱奚啻巖廊
之上於戲君臣之會實難遇庶幾一體以相成家國
之事尚可為勿以多難而或怠名將炳於簡冊言豈

文苑補遺 卷三十一
畫於絲綸

大提學
李植製

副元帥鄭忠信教書

俘奴戎彼摠帥自速鯨鯢之誅武臣作我干城宜專
斧鉞之命王事惟其棘矣予言尚克欽哉惟卿以類
脫之資兼韜鈴之畧陳湯通習外國事宜備問於巖
廊常惠獨冠五將功果輸誠於極蕩雖勲名之大闡
尚險阻之備嘗何意遠寇之逞凶復致漢營之構亂
跳梁島服倚蛇豕以自強推刃王人肆集獍而無忌
豈但邊上之憂方大抑亦天下之賊難容今因按臣
之請兵當用大將而出節茲申前命以卿為副元帥

八道巡察兵水使防禦助防以下不用命悉以軍法
從事仍其職名兼兵馬之柄責以綸綍總水陸之師
卿宜臨難忘生相機奮勇期集逆難之首少弭疆域
之灾允諸約條一依軍令於戲功成者易懈慮固則
或踈馬車誓心宜無忘丈夫之志麟臺作頌寧可少

一簣之成

大提學
李植製

八道都體察使金瑬教書

予惟君臣一體相須元首有股肱之衛文武四方為
憲鼎軸兼斧鉞之權所以宣慰維西裴度成復疆之
績視師江上張浚振却虜之威矧當國步之顛危須

三教書 卷三十五
仗勲賢之夾輔茲申英命重煩元臣惟卿精忠本乎
世傳文學由其天得清名雅望曾著於穆陵昌朝直
節高風益彰於光海昏季久鬱雲龍之會得契魚水
之歡扶綱常於既淪真宗社於將墜丹書鐵券孰爭
元勲玄冕沙堤允協輿論何意百六之灾厄荐值暮
夜之惕踊艱難險阻之備嘗捨卿誰賴軍國兵民之
兼莞與我共貞增泰階六符之光總邦政二柄之重
功崇而志操愈厲位極而撝挹彌深雖朝家論議或
歧暫淹綠野之遜顧上下情好無間詎忽喬木之思
此緣東胡之益驕方見西釁之大啓羸糧坐甲便是

振勵之機傾否濟屯正急修攘之計非無耆俊之宅
揆僉望舊相之臨戎汾陽晚來百姓與有悲喜潞公
再起重事可以平章仍分茅之舊封加制相之重寄
訐謨則與時相之任何異節制則自元帥以下咸聽
卿其體予至懷究卿素蘊雖該察中外之務抑當專
師旅之征豈惟慎固封疆要在掃除兇醜凡關勾斷
一視故常於戲非威望無以鎮物情非寬平無以詘
群策志壹則勢成道合則謀行天道好還倘收繩池
之效人心思奮期刷會稽之羞既休戚之與同宜終
始之無怠

大提學
李植製

文苑黼黻卷之三十五

文苑黼黻卷之三十五

文苑黼黻卷之三十六目錄

教書七 宣諭〇
附諭書

因災異求言教書

禁奔競教書

誠酒教書

勸農教書

求言教書二

責躬教書

恤刑教書

附諭書

文苑黼黻卷三十六目錄

對馬島曉諭書二

全羅道士民曉諭書

黃海道義兵將及道內大小民人曉諭書

平安道大小士民曉諭書

招撫京城遺民曉諭書

復兩京慰撫京城遺民曉諭書

伏節死義及守城身死守令力戰陣亡將卒子孫

除職免賤曉諭書

咸鏡道曉諭書

八道曉諭書

江華父老曉諭書

江原道慰諭書

右贊成李滉諭書

儒臣宋時烈宋浚吉諭書

文苑補遺卷之三十六

Blank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文苑補遺卷之三十六

教書七 宣諭附諭書

因災異求言教書

予以涼德托於一國臣民之上仰思太上創業之不
易俯念小民持守之惟艱夙夜祗懼敬天勤民尚慮
下情未獲上達置申聞鼓以伸冤抑迺緣寡昧不明
于德茲作以來災異荐至再降教旨求聞讜言要皆
可用而未盡舉行以致失信之多邇者大風拔木久
兩害穀山岳崩頽廬舍漂溺陰沴之災未有憐於今
日傷和致異咎實在予痛自刻責若墮于淵已德有

文苑補遺卷之三十六 教書

三才補遺 卷三十六
一
一
虧何以修之國政有失何以改之施為何以合天享
祀何以感神典禮豈盡叙秩紀度豈盡修明用捨豈
盡得宜請謁豈盡不行銓選若何而有壅詞訟若何
而久滯風俗若何而不美賦役若何而不均豪強豈
無其撓法姦猾豈無其肆暴刑罰豈無其冤屈法令
豈無其紛更怨咎隱於無形而未著歟禍患藏於所
忽而未覺歟興言及茲深用惕厲致災之故何由弭
災之術安在咨爾大小臣寮時散六品已上如有欲
言者上自寡昧之闕失下至生民之利病毋嫌訐直
毋憚權貴指陳所懷悉言無諱予其採納以裨治道

雖有不中亦且優容於戲惟失德所以致災故當罪
已而修省蓋求言將欲改過敢不虛懷而聽從各盡

乃心以輔予治

判門下府
事權近製

禁奔競教書

定宗已卯

若稽古昔舜命龍以朕壻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而臻
泰和之治箕子告武王以民無滯朋人無比德而成
忠厚之風數千載之下皆可得想也至若前朝之季
紀綱陵夷朋黨相結讒譖相尚離間君臣殘傷骨肉
以至於亡恭惟我太上王賴天地祖宗之佑創朝鮮
社稷之基至于寡人嗣受艱大盍圖所以咸與維新

文苑叢書 卷三十一
之化我然餘風未殄私相比附奔競聚會譖人煽亂者多矣若不用重典以示禁令浸潤膚受得以恣行將必至於阻我盟好疑我宗室間我君臣而後已與前朝奚擇我繼自今宗室公侯大臣開國定社功臣至于百僚庶士各供乃職毋相私謁如有寃抑告訴許於各其衙門及公會處謁見陳告毋相隱密讒毀違者憲司糾察主客皆竄遐方終身不齒凡族中三四寸及各節制使大小軍官不在此限然有造言生事罪同若所司刑曹決事負則雖於三四寸及所屬節制使處除問疾吊喪外亦不許私謁違者罰同功

臣慶吊迎餞不在此限於戲摠百官頒誥令惟爾廟堂之職體予至懷痛行禁令一準前朝之俗挽回虞周之治以永朝鮮億萬年之業

誠酒教書

蓋聞古者酒醴之設非以崇飲所以奉神明享賓客養高年者也是以因祭而飲以獻酬為節因射而飲以揖讓為禮鄉飲之禮所以教親睦也養老之禮所以尚齒德也然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則先王所以制酒禮而備酒禍者至矣盡矣降及後世俗習不古惟荒腆是務故禁酒之

文苑叢書 卷三十一
法雖嚴而終不能救其禍可勝歎哉夫酒之為禍甚
大豈特糜穀費財而已哉內亂心志外喪威儀或廢
父母之養或亂男女之別大則喪國敗家小則伐性
喪生其所以瀆亂綱常敗毀風俗者難以枚舉姑指
其一二可戒可法者言之商辛周厲以此而亡其國
東晉之俗以此而亡人之國鄭大夫伯有窟室夜飲
卒為子皙所焚前漢校尉陳遵每大飲賓輒閉門投
轄使子旬奴醉而遇害後漢司隸校尉丁冲數過諸
將飲酒爛腸而死晉尚書右僕射周顛能飲酒一石
偶有舊客來欣然共飲大醉及醒使視客已腐脅而

死後魏夏侯氏性好酒居喪不減醇醪不離於口弟
妹不免飢寒於是昏酣而死此誠可戒者也周武王
作酒誥之書以訓商民衛武公作賓筵之詩以自警
責晉元帝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為言帝命引觴覆
之遂絕元太宗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楚材乃持酒槽
金口進曰此鐵為酒所爛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有
不損耶帝悟仍勅左右日進酒三盃而止晉陶侃每
飲酒有定限或勸少進侃悽愴良久曰年少曾有
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度袁父在常戒袁以酒後
每醉輒自責曰予廢先人之訓何以訓人乃於墓前

自扶二十此誠可法者也且以我國之事言之昔新羅之敗於鮑石亭百濟之滅於落花巖靡不由此而高麗之季上下相師沉湎自恣竟底於亡此亦殷鑑之不遠也可不戒哉惟我太祖肇造丕基太宗繼述修明政教垂憲萬世群飲之禁著在令甲以革舊染之俗以致惟新之化予以否德叨承丕緒夙夜祗懼以圖治安鑑往昔之覆轍遵祖宗之成憲示之以禮糾之以法予以用心非不至也而惟爾臣民以酒失德者比比有之是前朝衰微之風猶未殄絕予甚憫焉嗚呼酒之釀禍若是之慘而尚不覺悟亦何心哉

縱不能以國家為念獨不顧一身之性命乎朝臣有職者尚且如此閭巷小民何所不至獄訟之興多出於此始之不謹則末流之弊誠可畏也此予之所以考古證今反覆告戒者也咨爾中外大小臣民其體予至懷視前人之得失為今日之勸戒毋好飲以廢事勿過飲以成疾各敬爾儀式遵無藝之訓剗制于酒庶臻於變之風惟爾禮曹體此至意曉諭中外

校理柳義孫製

勸農教書

予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農者衣食之源而王

政所先也惟其開生民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
不有上之人誠心迪率安能使民勤力趨本以遂其
生生之樂耶若古神農始為耒耜以利天下少昊命
九扈以掌農事此聖神所以繼天建極而為億兆立
命者也堯命羲和敬授人時舜咨十二牧食我惟時
夏后氏盡力乎溝洫商宗知小人之依至于周家以
農事開國豳風之詩無逸之作無非眷眷於稼穡之
艱難以成長治久安之業其盛矣哉漢文帝數下詔
書歲勤種樹減租賜農海內致豐唐高祖詔牧宰務
從簡靜使不失時太宗每謂群臣曰營衣食以不失

時為本其致斗米三錢之效豈無所由宋制置勸農
司歲終賞罰又令州縣每春載酒出郊迎見父老諭
以竭力耕田之意蓋亦有見於此歟洪惟我太祖應
運開基首整田制拯民塗炭俾享耕鑿之利其勸課
之條俱在令甲太宗繼述益勤播穫之功特慮愚民
昧於樹藝之宜命儒臣以方言譯農書廣布中外以
傳于後寡予承緒夙夜兢惕仰惟前代時若惟祖宗
是憲顧以農務當責近民之官是用慎簡親加勉諭
且令逮訪州縣因地已試之驗輯為農事直說務使
田野之民曉然易知倘可以利於農者靡不悉心究

舉期於人盡其力地無遺利而民無蓄積之餘歲一
不登輒有飢色是吏奉予教不力而從事焉尚寡也
予甚慮焉嘗觀古之賢守能興利一方而民受實惠
者莫不以勤恤而成藝遂為渤海務勸農桑民有帶
持刀劍者使買牛犢春勸趨田冬課收斂民皆富實
名信臣為南陽好為民興利躬勸耕農出入阡陌稀
有安居行視水泉開通溝瀆以廣溉灌民得其利莫
不力田任延為九真其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每
致困乏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
給辛纂為河內督勸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資以帛物

惰者加罪朱文公之為南康也印榜親民自犁翻糞
種芟草之節以至種麻豆脩陂塘之事莫不開具諄
諄曉諭時親巡野罰不如教凡此豈無自而好為煩
擾哉蓋常人之情率之則自力縱之則惰窳耳先哲
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矧今
任監司守令之責者皆操可致之柄一方休戚係予
一身若心誠撫恤何古人之不可及哉大抵田家之
事趨時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故農政
所重惟在不違其時不奪其力而已百穀種蒔各有
其時時苟一違終歲莫追民既一身力不可分奪之

在官豈可責之力田苟人事既盡則雖天運之不齊亦可禦也若伊尹之區田趙過之代田是已以近日所驗言之歲丁巳於後苑試治田極人力果遇旱不能為災禾頗稔熟是則偶爾天災其以人力而可救也審矣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書曰惰農自安不替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乃知寧過於勤勞不可失之急惰也第民雖欲勤勸課不時則無所施其力矣且云芒種者人力不贍雖不能皆早若及時則猶有秋成之望故特限節候以示與其晚而失業不若及此時之為愈也非謂必待此以為播種之

期也農書亦云大率欲早今之守令狂於故常雖當播種之時自謂芒種猶遠凡干土田訴訟未即處決穀種口糧賑貸等事常不及汲汲每失稽緩雖或汲汲守令申報監司監司移牒戶曹以報政府政府具由以啓轉相徃復之際芒種已過或不識耕耨之宜徒務勸課之名督種太早苗不得生反以害農者有之或未能真知節氣之早晚自計踈虞以失事機者亦有之豈分憂字民之義乎凡與我共理者其體予委任之意遵祖宗厚民之典視前賢課農之規廣詢風土所宜參以農書所載預期措置毋太早毋太晚尤

不可興務以奪其時各盡乃心導民務本服田力穡
仰事俯育以壽我民命以固我邦本庶幾家給人足
蔚興禮讓之風時和歲登共享熙皞之樂惟爾戶曹
體予至懷曉諭中外

集賢校理
河緯地製

求言教書

明宗辛酉

惟四月庚寅越七日丁酉天大雷電以兩震我正門
以及我寶仗惟是皇天動威彰予不辟之罪予用屏
氣隕神若不容于覆載之間永思厥愆非天用覆我
國家亦惟天仁愛予一人予一人曷不知變于茲圖
保厥終帝舜俞大禹曰嘉言罔攸伏萬邦咸寧仲虺

告成湯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惟明君必稽于衆惟
良臣樂陳其善予尚欲賴于匡救其罔謂予不能惟
予躬籲民之則予不克修之惟予心出治之原予不
克正之惟朝廷四方之本予不克清之惟學校興化
之根予不克養之惟庶耻國之大維予不克張之惟
賞罰君之大柄予不克公之惟宮闈必嚴女謁之私
或罔絕焉惟刑獄必恤捶楚之寃或罔伸焉惟士氣
必作雷霆之威或罔霽焉惟仕路必清苞苴之行或
罔禁焉惟法令必慎紛更之弊或罔革焉惟賦役必
均誅求之煩或罔蠲焉念茲罪孽由予自作尚何怨

于天越人予用播告于朝求厥愆者有年惟含默是
尚惟疲軟是崇亦罔或告予以言迪予以道予以人
自荒于德罔之與成厥功在臣子義不後其君咨汝
大小臣民暨厥草野韋布各陳乃懷輔予不逮予罔
遺于長短咸用乃言縱不底于道亦罔罪汝惟爾政
府體予至懷曉諭中外

求言教書 孝宗己丑

天不吊我家降若茲大割日月流邁山陵已畢予一
人嫫嫫憂疚靡所逮及言念祖宗之付畀至重臣民
之蘄向方切日夜兢惕惟懼不克負荷以傷先王之

明勉抑至哀親攬庶務一事不敢妄作一念不敢妄
動庶幾不拂乎人心不戾乎天意奈予寡昧久勞乎
外其於天德王道之學有所未達以之事天治人其
不享不若也宜矣予聞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而曉之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而告之迺予踐位之始太白當
晝肆曜至於雷發收聲之月霧塞窮陰之節此皆非
小變也天之譴告至此予甚懼焉若其風俗之數敗
倫常之穢亂又皆發作惟腥殆不忍聞痛心疾首尚
何言哉眇予不辟雖獲戾上下致此灾怪而凡我左
右臣隣豈不思追先王之知遇圖報予寡昧交修不

逮共濟多難乎其各敷賢腸各罄忱悃內自宮禁外
至朝廷以及民生之休戚政刑之得失賢邪之進退
紀綱之弛張邊圉之虛實一切可言之事並悉陳無
隱草野韋布之士亦許一體進言咨爾政府體予至
意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大提學全
益熙製

責躬教書

顯宗二十

咨爾中外大小臣民明聽予誥惟天生民樹之后辟
蓋欲其撫綏而字育之也民之榮悴休戚而辟不辟
係焉其責顧不重歟予以涼德承祖宗丕基託于臣
庶之上今十有三載矣兢兢業業惟不克負荷是懼
茲民罔敢不慎事天罔敢不欽亦罔敢淫于逸樂由
其德不洽人治不識務因循荏苒自底于危亂之域
怨興于下謫見于上庶徵失序陰陽乖和極備極無
之災殆無虛歲至若日星風雷之變昆蟲草木之怪
式月斯生有不可勝書天之所以儆予者亦勤矣予
乃矇焉不能有所消弭越至于今天又降此鞠凶往
歲百穀不成前夏兩麥大無既勦絕我元元之命仍
之以十無一瘳之虐痛哀我域內之民填于溝壑者
幾人殮于道路者幾人積屍臭於都市村間鞠為蓬
蒿災及牛畜疫斃殆盡環東土數千里之地索然無

有生意兵燹之慘未足為喻載籍所記亦罕其比嗚呼此何時耶彼蒼垂譴不于寡躬于彼無辜之萬姓為民父母何以為心思寒暑暴露之狀則寢不安席想飢餒顛領之苦則食不下咽中心盡傷若已恫瘝亟欲請命于天而不可得則夙宵焦勞靡策不講予既減厨膳矣予既罷內醢矣予既停節日之獻矣予既撤尚方之織矣厖馬既省其數矣衛士既汰其額矣諸司經用既縮其冗費矣百僚常俸既易以月廩矣以至兩慈殿御供亦既已裁損矣苟有利於民予豈敢一毫靳惜也顧緣公私赤立府庫如洗欲賑其

飢則無粟可貸欲勸其耕則無種可助惟彼顛連困頓之餘幸而僅存者又將立視其就殲民既盡劉國將何依方今陽春布和萬品昭蘇勾萌幽蟄之物咸有以自樂而彼吾赤子獨佔於危亡而莫之恤言念及此怛然疚懷噫民俗大壞倫彝滅絕母而食子者有之妻而戮夫者有之草竊姦宄恣行無忌斗粟而焚劫算食而刃殺是皆飢寒所迫失其恒心使吾民至此者皆予之辜彼則何罪惟我列聖以仁厚保邦以德教化民深恩至澤浹人肌骨及至于寡躬終使數百年休養生靈靡有孑遺則予小子曷敢曰無罪

亦惟我祖宗其肯曰予有後嗚呼國勢之抗捏若涉
大水其無津涯昧昧我思之名災速戾豈無其由蓋
予長于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狃於積弊之餘
不察賦役之繁重惠鮮雖勤而澤不下究政令徒煩
而信不先孚以致兵愁民怨遠近騷然加以疾病沉
綿志氣怠倦講學輟矣延訪踈矣萬機以之曠滯群
情以之否隔無異乎天怒之孔赫邦本之將蹶也罪
誠在予尚復何言嗚呼繼自今轉禍為福固在予階
亂趣亡亦由予予用惕然大警動厥心反躬悔責痛
革前愆以與臣民更始惟爾卿士大夫毋謂予不之

有為其各一乃心力同寅協恭以救寧于將來以迓
續景命于將墜也遇非常之變必有非常之舉肆推
曠蕩之典仍霽在宥之澤自庚戌以前各年諸般身
役未收及辛亥逃故徵布並許蠲免辛亥以前諸色
軍兵闕額限三年姑停充補丙午以前各樣官糴逋
欠一併蕩滌云云至於朝士之積年淹滯者亦令銓
曹隨才調叙俾無沉鬱之嘆嗚呼惟治亂在人才有
國所需莫急於斯十室之邑尚有忠信况舉國之大
豈曰無人特患求之不誠耳其令諸道方伯勿循常
格廣搜幽隱或以行誼或以才局或以勇力雖一善

一藝舉以薦聞予將甄拔而試用焉芻蕘必擇聖人
猶然矧伊寡昧敢忽于茲前後求言之旨非不勤矣
含默成風讜論不聞是由予聽納之無實也予甚恐
焉其令諸中外在位之臣以暨草野韋布之士上自
寡躬闕失下至朝政得失生民利病直陳無隱予將
翕受而敷施焉古有一婦含冤尚致三年之旱今茲
疏釋罪囚之外亦豈無受屈抱枉以干天和者乎其
令諸道官吏體予欽恤另加明慎所在見囚亟行處
決以絕瘦死之患或有罪係重犯而情有可疑者勿
論久近審覆上稟予將憑讞而平反焉承流宣化在

於監司分憂共理在於守令其各殫乃職責務以活
一民祛一弊為心毋負予委任策勵之重予將考績
而黜陟焉於戲天運無往不復庶見否極而泰來人
心有感則通尚冀上行而下效

大提學金
壽恒製

恤刑教書

刑者輔治之具雖古之盛世固不得而廢也舜為天
子惟刑之恤皋陶為士明五刑以弼五教克底雍熙
之治吁盛矣哉降至于秦始皇尚殘暴而趙高之徒
務刻酷急法無仁恩二世而亡可不戒歟蓋獄者人
之死生係焉苟不真得其情而求諸箠楚之下使有

罪者幸而免無罪者陷于辜則刑罰不中以致含冤
負屈終莫得伸是以傷天地之和名水旱之災此古
今之通患也予甚軫慮歷觀前代刑獄之變姑舉其
尤著者晉時臨淄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
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慙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
姑官為考鞠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曹據
為縣令知其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唐時
淮西吳元濟叛帝悉以兵事委丞相武元衡討之成
德王承宗遣人詣中書為元濟遊說辭指不遜元衡
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及元衡死王士則告承

宗遣率張宴所為捕得鞠之宴等具服乃誅之厥後
平盧李師道拒命伏誅搜文籍有賞殺元衡者始知
殺元衡者非承宗乃師道也宋時錢若水為同州推
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
州命錄事鞠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
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富民不勝
榜楚自誣服州官審覆無異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
日不決錄事詬若水曰若受富民錢欲出死罪耶若
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不少留熟視其獄詞耶留
之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朝

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
女奴今得之矣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
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曰安有
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
民父子悉縱之其人泣曰微使君某滅族矣知州曰
推官之賜也太宗聞之驟加褒擢又湖北市有一家
止夫婦二人者婦美不愜其夫偶有卜者寄宿婦慕
其俊雅遂殺其夫以情告願與偕往卜者念其不義
佯視其夫就取其刃併婦殺之而去及朝有常在其
家工役者至見二屍相枕流血盈地恐累已即逃須

吏隣里方覺執工役者聞之官不復自明即誣服焉
卜者去後日卜於市自若也聞工役者將正典刑自
首其故憲司以卜者殺婦可償夫命而又自首義之
與工役者俱釋焉又有臨江王三郎瞰江樓居其妻
凭欄食果偶椽墮舟中少年之中少年舉首意婦人
挑之及暮行入其家聞無人聲隨復登舟覺濕其履
置竈焙乾其夜王三郎歸見其妻殺死血流盈地朝
集隣里見血蹤直至舟中遂執少年赴官少年不復
自明誣服焉但不見婦人履及刃獄吏指近江亭牌
子似有物視之履與刃也款成獄級陳青疑之請假

歸早行江上王之隣婦問之陳答云已將舟中少年
正刑矣隣姬啞然曰冤哉正犯者某獄吏也陳密以
告司理受獄吏推問具得其情少年遂得釋獄吏處
死元時袁州萍鄉有高嶺嶺北張姓娶嶺南周氏女
歸寧張遣其弟候之至嶺中妻倦少坐弟先抱其孩
歸久而妻不歸張與其弟同至坐處無有也復至周
宅又無有同弟復登嶺尋訪則妻死於叢林中且無
首矣張紐其弟赴官疑弟欲奸之不從殺之以滅口
弟遂誣服官勒都官索頭與刃郝官解頭與刃將弟
處死踰年張之二隣人遇其妻於建康旅邸相視駭

愕鄰告以故妻泣曰冤哉其時坐嶺上時有一髯客
擔竹籠上山四顧無人拔刀費取我衣服與鞋曳出
籠中一婦人衣之斷其頭致籠中推其屍於林令我
入籠中負擔以行凡半月餘日到此未幾髯客歸二
鄰人紐之間官即承準無詞申刑部取旨髯客處死
以官司償其弟命州縣吏各黜籍邑宰郡司理檢覆
官皆降罷先郝官迫於官司盜開他人棺取婦人頭
申解亦處死又京師小大局木工與其長爭長曲不
下工遂絕不往來衆工謂口語非大嫌釀酒肉強工
造長居和解之暮醉散去工婦淫素與所私者謀戕

良人不得聞是日以其醉於讎而返也殺之倉卒藏屍無所迺啓室中土榻輒寘屍空中復輒故所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爾殺之訟諸警巡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榜掠不勝毒自誣服院詰長屍處曰棄壕中責作二人索之壕弗能得刑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甚急期十日七日五日三日至四被笞終不得而期益近二人因謀別殺人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擠水中縱驢去懼狀不類不敢輒出又數受笞涉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撫面大號曰是矣取夫衣招魂壕上脫并珥具

棺擲葬之獄遂成院當長死案上未報可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過宛然其所畜執懇於邑亦以鞠訊僭酷自誣劫翁而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瘦死獄中歲餘前長奏下衆工憤其冤而不能為之明長竟斬衆工愈哀嘆徧訪其事無所得乃稟交鈔百定處處置衢路有得其工死狀者酬以是一日有一偷兒將盜他人家尚早不可乃閣中依木工婦垣屋以須迫鐘時忽醉者踉蹌而入酌而怒婦詈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徹評燭下曰緣而殺吾

夫體骸異處土榻下二歲餘矣榻既不可大又不敢
填治吾夫尚不知腐盡以否今乃虐我歎息飲泣倫
立牖外悉得之默自賀曰奚倫為明發入局中號於
衆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我錢倫且俾衆遙隨我往
入婦舍去土榻席板輒則屍見矣衆工突入反接婦
送官婦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窮壕中死人何從
來作款擠何物騎驢翁墮水作誅婦洎所私者
磔于市先主長死吏皆廢終身官知水中翁即鄉瘦
死者事然以發之則吏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負皮
者究竟不白工之死當坐者婦與所私者止耳乃牽

連殺四五人此事變之輻輳而不可知者也讀史至
此良用惻然又以我國近來之事言之壬寅之歲本
宮婢元莊與其子介五誦告舩軍林成富至吾家發
不道語宣川郡守即攝成富鞠之及杖訊三次然後
乃承款司憲府審覆杖訊二次尚不得情且介五誦
見卜龍傳說成富所言則與告宣川官者相同及與
卜山傳說則未嘗言成富有此等語皆是違端而不
為推明使言辭歸一但意成富實有是語不肯引服
遂不復詳究誤入成富於死罪予使政府六曹大臣
會議亦以為當死予尚有疑移其獄於義禁府俾問

成富發言之由元莊乃服與成富有隙謀陷之罪欲見其受笞杖耳成富初無是言於是成富得免元莊等反坐苟不覆案未得其實則成富之就戮無疑矣已酉年暮夜有賊邊殺倭通事李春發于路上棄其杖木而去春發女婿告云有女巫住連及其子獅子素怨婦翁今婦翁死於獅子家前驅奴扣獅子門叫號而不肯出視情迹可疑義禁府捕鞠之獅子弟象伊供稱家兄與隣人金小古彌金每邑同等積憤于春發常欲擊殺今乃并力下手獄官又收其杖至于獅子家則獅子家籬長木適接其一以杖植于接出

之穴與之相合其長短亦齊獄官痛拷住連獅子小告彌每邑同加以壓膝猶不服然象伊所供無可疑者且有杖可驗獄將成矣予以重賞購得告殺春發者會適相告洪成富金生彥等與春發有舊嫌殺春發者疑是此輩乃逮二人鞫問二人果服及鞠生彥共謀者生彥匿真犯者乃妄引倭奴普守及婢夫干冲二人不忍訊杖皆自誣服云從生彥下手殺死其干冲供稱徂伺之地下手之勢春發遭擊頭足撲地之狀尤悉獄官引之死處叅驗良以為是及捕下手正賊李得究問方知普守元不叅謀乃與獅子等皆

免干冲元不知情但以聽生彥之言呼出春發于路耳終不與殺亦得減死論成富等三人處死向非邊相之告獅子等當受極刑豈不寃哉又永興府官庫被盜有人為匿名書告官奴延萬加叱同內隱達等入所為府使信之逮繫拷問不得其情而釋之未幾軍器庫失火監司令推放火者竟莫知何人及延萬內隱達在逃府使遂疑火軍庫者此等奴也捕加叱同酷刑以鞫不堪其苦乃自誣服云與延萬內隱達共議火之府使乃令府吏更鞫吏杖訊尤刻監司別遣差使負覈實亦皆勒取供招及延萬等二人自歸

就獄求欲辨明府使鞫之下府吏又鞫之差使負又鞫之皆濫刑取辭以實加叱同之言內隱達被杖數百而死及監司更使他差使負推之延萬加叱同等冀得自伸懇告實無放火之事顧乃不肯平反杖訊愈急繼以壓膝者三次構成獄辭監司刑曹政府以次審覆亦不上讞至于大辟予以事發無跡曖昧難明疑於處決乃使刑官往核移其獄於義禁府使之詳究果無其實乃論刑曹以下官吏之罪即釋加叱同延萬等載罔獄案加叱同之受杖一千三百餘下延萬之受杖幾乎四百箠楚之下何求不得者此之

謂矣及至今夏水口門外草幕住僧為明火賊所殺其脫死僧海田認洞裏伐石者所為義禁府乃捕鞠之有金經婢夫莫山供稱四月初九日侵夜與徐重朴迺豆之夫存爾个伊等五人出水口門外伐鬼峴草幕止窺伺夜二鼓末夫存敲石火爇以蒿至草幕迎見一僧出外便旋朴迺持小杖擊之仆地如死夫存將蒿火投于法堂裏却有僧擲其蒿火于外夫存又抽草幕蓋茨爇以置法堂中亂投石礫恐喝僧徒且曰爾等若不以所貯財物盡數給我我當殺汝輩無遺僧徒於是呼哀乞命悉出財物以給俄有二僧

逃出我輩逐得捕一僧於乾川朴迺以杖擊之僧又仆朴迺與儕輩以沙石擊其頭面又捕一僧於施食臺下極力拴縛亂箠之乃退入田間散卧待門開偕入城內莫山又供劫偷賊物埋於主家砧側妻小斤及爾个伊妻薔薇見知杖薔薇而訊則供稱初十日爾个伊將賊物裏以襦隱藏於爐冶踏板下空中婢問此是何物爾个伊道汝所不知且潛潛休說至其日晚食後爾个伊却將偷物出去薔薇又供稱前妄言初十日爾个伊將賊物出去其實十一日獄官到主家搜檢去後婢愈生疑惑便將爾个伊所藏賊物

盡燒於竈間獄官悉捕草幕近地伐石者十二人羅
列庭下使海田指出賊人海田目金經家奴夫存朴
延徐重豆之等四人曰吾所見之賊也明日又列別
人二十于庭使夫存等易服雜處其間海田又指四
人且目朴延曰就中此人劫打尤甚者也於是朴延
色動愧懼異於衆海田又告賊徒劫我之時我偶得
石塊打賊之上應有傷處又於賊徒去後得其所遺
皮紐繩鞋獄官遍召一村人等視之則夫存之上適
有傷處又問繩鞋之主則皆言即是夫存所常着者
也獄官益無所疑獄幾成矣四月十九日正賊朴萬

亡吾之等見獲於延曙驛鞫于義禁府具吐情實兇
徒甚衆且出正賊然後乃知莫山等之招皆妄也遂
釋莫山等莫山等之妄招非其實情冀免箠楚耳儻
使不得朴萬等則莫山等當服重誅矣由斯以觀斷
獄得情其實難矣追惟往事安知不或有類此者乎
每一念之益切寒心予觀中外折獄之官最初推鞫
文案苟成後之覆案者率皆因循文致其辭未有參
驗詳究以求事情者也且如象伊莫山等之獄近在
都下法司臺諫同委官代言會于義禁府訊問尚或
如此况其他乎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苟

或一失悔將何及此予之夙夜矜恤未嘗頃刻而忘
于懷者也繼自今為吾執法中外官吏尚其鑑古戒
今精白虚心無拘於一己之見無主於先入之辭毋
雷同而效轍毋苟且以因循勿喜囚人之易服勿要
獄辭之速成多方以詰之反覆以求之使死者不食
寃於九泉生者無抱恨於方寸群情胥悅致囹圄之
一空協氣旁流臻兩暘之咸若惟爾刑曹體此至懷
曉諭中外

附
諭書

對馬島曉諭書

天之生斯民也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而作善則降之
百祥作不善則降之百殃古昔帝王奉若天道教民
稼穡樹藝五穀以養其形因其固有之義理而開導
之以泐其心若有強梗不率殺越人于貨幣不畏死
者小則刑戮大則征伐堯舜三王君人之道如是而
已對馬為島隸於慶尚道之鷄林本是我國之境載
在文籍昭然可考第以其地甚少又在海中阻於往
來民不居焉於是倭奴之黠於其國而無所歸者咸
來投集以為窟穴或乘時竊發劫掠平民攘奪錢穀
因肆賊殺孤寡人妻子焚蕩人室廬窮凶極惡積有

文苑叢書卷三十六
二
年紀惟我太祖康獻大王以至仁神武應天革命肇
造邦家市肆不易而大業已定此雖湯武之盛何以
加我國勢大張兵力岷阜穿徹海嶽騰擲天地隆隆
殷殷允有血氣者莫不懼伏于斯時也命一編將珍
璣對馬之小醜有如泰山之壓鷄卵賁育之搏嬰兒
我太祖乃敷文德載戢武威示以恩信懷經之道予
紹大統莅國以來克承先志益申撫恤雖或間有草
竊不恭之事尚念都鄙熊羆之父宗貞茂慕義輸誠
犯而不校每接信使館焉以留仍命禮曹厚加勞慰
又念其生理之艱許通興利商船慶尚道之米粟運

于馬島者歲率數萬餘石庶幾養其形體以免飢餓
充其良心耻為草竊並生於天地之間也予之用心
蓋亦勤矣不意近者忘恩恃義自作禍胎以取覆亡
然其平日投化及以興利通信而來者與今望風而
降者則並皆不殺分置諸州仍給衣食以遂其生又
命邊將率領兵船進圍其島以待卷土而降今其島
人尚且執迷不悟予甚憫焉島中之人計不下數千
思其生理良用惻然島中之地類皆石山未有肥衍
之土稼穡樹藝無所施功將欲乘隙竊發盜入財穀
蓋其平昔所在罪惡貫盈幽則天地山川神之默降

殃禍明則良馬大船利兵精卒水陸之備甚嚴焉往而不遭誅戮之患哉只有捕魚採藿買賣之事乃為生理所資而今已背恩負義自絕之矣非予先有絕之之心也夫此三者不免飢餓坐待死亡而已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若能幡然悔悟卷土來降則其都都熊尾錫之好爵頒以厚祿其代官等如平道全例其餘群小亦皆優給衣糧處之沃饒之地咸獲耕稼之利齒於吾民一視同仁俾皆知盜賊之可耻義理之可悅此其自新之路生理之所在也計不出此則卷土率眾歸于本國其亦可矣若乃不歸本國不降于

我尚懷草竊之計仍留于島則當大備兵船厚載糧餉環島而攻之歷時既久必將自斃若又精選勇士十萬餘人面面入攻則囊中之物進退無據其必孩稚婦女靡有孑遺而陸為烏鳶之食水充魚鼈之腹也無疑矣嗚呼豈不深可哀憐也哉此其禍福所在章章明甚非茫昧不可究詰之事也古人有言曰禍福無不自已求者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對馬一島之人亦皆有降衷秉彝之性矣豈無知時識勢通曉義理者我兵曹其移文馬島諭予至懷開其自新之路俾免滅亡之禍以副予仁愛生民之志

大提學下

季良製

對馬島曉諭書

降衷秉彝有生所同得好善惡惡人心所同然五方
之人其言語習尚雖或不同降衷秉彝之性好善惡
惡之心則未始有異也今對馬倭人等投集小島以
為窟穴肆為盜賊屢被死亡無所忌憚者非天之降
才爾殊也特以小島類皆石山土性硠薄不宜稼穡
阻於海中懋遷魚藿勢難相繼率以海菜草根為食
未免飢餓所迫喪其良心而至此耳予甚憫焉都都
熊尾之父宗貞茂為人沉深有智慕義輸誠凡有所

需靡不申請嘗請珍島南海等島欲與其眾遷居其
為子孫萬世慮豈淺哉予甚嘉之方欲聽其所請
而貞茂捐世嗚呼悲夫都都熊尾若能體予仁愛之
心念父慮後之計曉諭其眾卷土來降則當錫以大
爵授以印信頒以厚祿賜之田宅俾世享富貴之樂
其代官人等皆以次授爵頒祿待以厚禮自餘群小
亦皆隨所願欲處之沃饒之地各給為農之備使獲
耕稼之利以免飢餓充其良心皆知善之當為惡之
當去一洗舊染之污變為禮義之俗共享福利於無
窮願不偉歟然農事不可緩也若委心聽順欲為農

業則須當十二月先遣島中管事者以來聽予指揮
其農糧鎡器與穀等事預為之備及時方無欠缺若
違此時則後不必強為之說所請向來分置倭人等
並令諸道官給衣糧以遂其生待汝眾來降之日即
令完聚俾無離散之憂其父兄子弟若有欲速見之
者則先來管事者將帶出來庶為便益嗚呼敷文德
以懷綏四方者古帝王之本心也奮武威以殄殲不
率者豈所欲哉不獲已也下令禮曹書付回諭予至
懷使聞其自新之路永遂生生之望以副予一視同
仁之意

大提學下
季良製

全羅道士民曉諭書

惟予不辟不能保民而圖存一失之人和一失之禦
戎失國西遷退次義州已閱月矣廟社丘壙生靈魚
肉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罪專在予良深慙恧西南負
邈消息無憑自聞李洸之師潰於龍仁無復有南望
特救之念矣茲者梁山濤等水陸得達報高敬命金
千鎰等糾義旅數千而與本道節度使崔遠兵馬二
萬進屯水原云予之不德何能得人死力至此哉我
祖宗二百年深仁厚澤感結人心者吁其至矣予甚
嘉悅即遣梁山濤等還報軍中惟爾多士諒予苦意

予自即位以來卅五年于茲矣雖仁不及民而澤不
下究智不察物而政多失措乃素心則未嘗不以愛
民恤物為意第見近年邊徼多釁而軍政廢弛顧乃
謂城池之高濬甲兵之犀利可禦寇盜申飭中外嚴
加隄備實不料城益高而國勢日庠池益濬而民怨
日深桑落瓦解一至於此加以宮闈不密而閭民細
利王子占山澤之利民失常業民宜仇予予有何辭
茲令有司悉加罷還凡此之類亦豈予所盡知者哉
予所不知亦予之咎思之至此雖悔曷追寧欲自為
犧牲謝天地宗社百神之靈矣予之咋指既已如此

惟爾士民庶幾許予改過圖理維新予之失德畧已
開陳而今茲之災實為无妄蠢爾兇賊乃稔射天之
計或要予黨逆或要予佞道予據義斥絕集鏡之腸
忘我大德思決小怨予以為宗社可亡臣民可棄君
臣分義天地監臨庶欲昭大義於宇宙暴胸臆於日
星以無愧於上下神祇耳一任窮蹙西赴愬天朝天
王聖明察予至意許遣遼東總兵官祖承訓率遊擊
將軍兵馬一萬進攻平壤期欲至王京蕩掃又撥江
浙嘗倭兵六千朝暮渡江而本道士馬亦集數萬天
聲所暨士宜思奮况茲窮寇積惡已盈天誅當行平

文苑叢書 卷二十一
二一六
壤之賊氣勢已挫殄殲可期清秋戒節太白方高軍
容所在殺氣以順忠義所向何敵不克爾敬命等既
次畿甸切宜相勢合力收復京都爾所不勗予又何
恃糗糧告匱京湖倉廩任爾取給軍器告盡京湖機
械任爾之用其各勉之今拜敬命工曹叅議加招討
使進金千鎰掌隸院判決事加倡義使朴光玉等以
下各除官進爵有差念爾忠義不待爵賞而予所推
恩此外無他至可領之更加戮力龍灣一隅天步艱
難地維已盡予將何歸人情已窮理宜思復秋涼乍
動邊地早寒瞻彼長江亦流于東思歸一念如水滔

滔教到惟爾臣民其必有憐予之志而悍然者矣於
戲天生李晟復城闕之有待日望張所報園陵之無
殃亟副雲霓之望免予霜露之苦

大提學等
好閱製

黃海道義兵將及道內大小民人曉諭書

自平壤不守之後每念中和以東之民悉被鋒刃而
予不得救予用愍焉及聞中和金進壽黃州黃河水
尹駟鳳山金萬銖等糾義旅殺賊甚多予甚嘉之以
為此輩忠義苟令吾民免於屠戮則富貴在予生可
同享死蔭子孫姑除金進壽儀賓府都事黃河水禮
賓寺判官尹駟義禁府都事金萬銖宣傳官以表獎

之今聞海西之賊遍掠郡縣而民多附賊至作嚮導
為納租賦予尤憐之惟爾大小民入悉予赤子自乃
父乃祖君子則仕於朝小民則食於田涵濡生育二
百年于茲矣雖有殃民弊瘼或及於下而是皆守令
捨克之罪有司調度之失耳予所志則未嘗不以仁
民愛物為心爾庶民雖不得蒙予之澤而識予之心
豈有一朝棄予而附賊之理哉不過蜂蠆毒螫切迫
肌膚而姑息偷生之念不得不聽行而請命其嚮導
納租豈其心所欲哉亦恐出於傳聞之誤矣原其本
情實有大可哀者自賊入據西京道路阻梗音問不

通爾庶民亦豈知予具百僚在義州有刑法可以生
殺人有爵賞可以富貴人哉即者天兵來援鐵騎一
萬土兵雲集控弦三千而各邑精兵亦宜二萬遼東
總兵官祖承訓與我國都元帥等砲城殺賊僵尸滿
野賊勢大挫不敢出城西牧勦復可期而全羅洪忠
之兵來屯水原者衆至三萬全羅又有前府使高敬
命金千鎰等亦有衆四千方謀收復京城京城之賊
日就捕誅勢漸孤弱江原道防禦使李時言京畿水
使邊應瑋等亦集兵各數千密議持有平壤之寇及
海西留屯之賊已成鼎中之魚矣爾庶民苟從賊不

已則賊亡之後其欲置身於何地耶且賊雖欲誘費爾等以甘言啗之其天性躁毒好殺眦眦之微骨肉不相貸爾等何得奉順其心一毫無違而免時日之死耶為爾等計莫如密相謀約各自奮起分抄散賊東接京城西連平壤則爾等美名盈於天地遺澤流於子孫不其偉歟賊之所能者但有長劍鐵丸距遠射疎則長劍無所施分隊疎立則鐵丸無所傷嗜睡而夜斫必利輕躁而急擊必亂此實易破之賊而送死之寇爾等何怖焉義兵之興非獨全羅為然慶尚道則有前掌令鄭仁弼前佐郎金沔朴惺前郡守郭

起幼學郭再祐前縣令趙宗道幼學李大期權濬在處募衆兵勢大振慶尚之賊幾盡就殲民將安堵忠清又有僧處一者獨殺賊不止賊不敢近爾海西最近王化而獨無一忠義如處一一山僧而徒有赴賊之名則更何顏面見列於人耶予念秉彝之天人所不泯念爾陷賊之民亦不無畏威思順者而不能自奮茲以金進壽黃河水奎萬銖申徹貞等定為義兵將而聞監司趙仁得浮海而退故以柳永慶代之以豐川府使黃允容兼道內助防將而其餘守令如安岳鳳山文化牛峯等官皆以武官中有膽畧者差遣

爾等其思逆順事理亟奮義旅則雖已附賊悉赦前
過如或捕賊並與重賞而無惜爾等其念予生死肉
骨之意也其道內弊政如鳳山載寧國屯田久為民
瘼此實猾吏銜能之故予豈知之即令有司立加報
罷許民耕刈依前日施行自今芬華安樂非爾等其
誰同之秋涼乍動邊塞早寒霜露之降凜然悽愴思
歸一念與日俱深速清道路來迎乘輿於國國家一
體必無國亡而家獨全焉君臣同倫豈有君辱而臣
不死者

大提學李
好閑製

平安道大小士民曉諭書

惟予不德忝居君位仁不足以結人心義不足以激
士氣政不之以致戎兵使賊長驅及於關西數千里
之外爾等生長西方倭賊之變誠意慮之所未到其
間風驚散固其理宜也予何過焉但予蕭條匹馬蒙
塵觸暑厨膳或闕內侍之人或有啼哭於行者此則
爾等皆見之矣見予如此而猶不思相聚出力却賊
護予而盡棄室家逃匿山中是欲自求其生而陷予
於賊爾等亦薄矣君臣如父子父有危急子安得以
不救耶今聞順安以西之民舉其妻子盡還其家攘
臂發憤咸思赴戰云是則爾等良心之發而其為身

謀亦善矣予深喜焉爾等雖深逃匿山有猛獸蟲蛇
之害海有水賊風波之患霧雨飢餓而賊不能禦則
焚其室廬伐其田穀殺其父母淫其妻妾則非徒君
父不免於難爾等其亦無遺類矣與其不戰而盡死
豈如暫時盡力進前殺賊全妻子得美官之為好耶
况此平壤之賊氣勢已衰斬死相繼而其國溫煖不
習寒苦勢將不久盡死矣頃日天兵雖雨中輕進不
能快勝而其登城馳馬揮劍善斬則非我國人所及
今又發兵六千將越江再擊而夜不收五十人已於
今日先來哨探大軍當朝暮且至矣爾等慎勿驚動

丁壯張弓赴戰老弱收斂秋禾婦女安心織布戰勝
之後功多者擢拜高官金銀財帛亦且不惜功少者
亦以等差行賞士族則除職百姓則免役賤人則免
賤鄉吏則免鄉而予且久住平壤與爾等共享安樂
其不美耶且爾父老亦曾聞人君到此地方耶今雖
逢變所致而亦二百年所無之事遠方之民親見君
王亦幸矣道內弊政凡為民疾苦者毋或少隱悉為
直言予亦到此幸矣盡當裁減欲為爾等子孫傳說
不可忘之一事矣懷土之念上下一心行李之疏爾
所共見秋涼日及邊地之寒予何可堪爾等奮義鼓

勇有能使予前進一步則此實予之忠臣於爾身亦
富貴無窮矣更勿恇怍臨陳直前賊實易破矣嗚呼
將相寧有種斬賊者位至高聯忠義別無他衛王者
名流後世爾其勉力予豈虛言

大提學李
好閔製

招撫京城遺民曉諭書

嗟爾京輔民庶欽聽聖天子明命無譁洪惟我聖天
子哀念我一方無罪阬彼狂寇陷塗炭朝夕且盡赫
然命六師拯濟經畧薊遼保定山東防海禦倭軍務
兵部侍郎宋應昌提督薊遼保定山東防海禦倭軍
務都督府都督同知李如松領兵馬五萬已於今正

月八日癸亥進攻平壤不崇朝而城破燒斬賊無遺
所得首級鎧馬器械無筭干戈所指兵不留行風雲
動色鬼神破膽餘寒助肅殺之威新春叶陽和之澤
舉山壓卵蓋不足諭其易也黃海列屯之賊火營宵
遁無一人敢嬰王師者天兵破竹之勢當不日戾彼
京輔矣爾京輔舊生膏黎庶斗酒單食擁道迎勞者
想與黃海民無間予不庸煩詰第念爾愚民洎老弱
在賊中者雖怵迫偷生是不過穴蟻適性命駑馬戀
棧豆耳固已哀矣且有彼擄而力難脫者出沒而偵
厥情者周旋而相可乘之機者爾等情事非惟予寡

文苑叢書 卷三十一 三十五
昧已知抑惟聖天子所矜愍也今者指揮黃鰲奉德
意招撫京輔貸爾死命予何多言惟欽布聖天子恩
旨而已我聖皇天地父母延吾垂絕之命復我已墜
之業其深仁餘澤並及於桎梏之民天涵地育何說
可稱願瞻山河惟有涕淚盈襟而已教到爾黎庶蒙
他所誑誤者其相率歸命無貽後悔於戲惠迪從逆
吉凶已稽於禹謨後來其蘇室家宜慶於湯后其知
免夫尚亦感矣

大提學李
好閔製

復兩京慰撫京城遺民曉諭書

自予西遷奄忽經年哀我民遭罹鋒刃者幾人搏手

餓死者幾人予嘗夢寐丘墟血肉慘心每中夜而起
誠不覺泣然而悲也况園陵廟社之辱又何以言哉
從東方來者言汝赤子入城中者滿都汝豈欲捨予
而從賊有富貴念哉是不過牽攀老弱貪戀棧豆此
竊投生耳其中或有被擄而力難脫者往來而探賊
情者周旋而相可乘之機者予察汝情不待自列予
失禦或使汝至此是予有罪汝實何尤即者幸蒙聖
天子德威提督軍務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李如松
一鼓渡江賊屯逆遁破竹之勢已及京城爾庶民雲
霓之望其蘇之慶想與予無間而第念天兵臨壘賊

知必死肆毒益甚房廬之餘存者并灰民生之遺
者都盡予念及此既喜而悲也茲命承政院都承旨
柳根陞秩為漢城府判尹慰撫城中巡視閭里宣諭
德意又命刑曹判書李憲國原川君徽順寧君景儉
差朝陵使巡視寢園爾民庶死者已矣餘存者有幾
其生而從賊者亦非其情況非從賊者乎肆命有司
悉赦宥之各諒予意安堵如舊噫當時之事尚忍言
哉宗祊在且民生在此予雖不敏豈不知國君死社
稷之義乎兇鋒猖獗列城齊潰予身已矣宗社何歸
其可任其不測而坐受淪亡耶茲事誠難矣邠豐舊

都予不忍乎遽棄關西荒陬予豈樂乎遠來竊念致
寇之由政緣倣途不許而已要同逆不許而已予既
垂亡無寧翹胸臆於父母昭大義於宇宙使天下忠
臣義士知予苦意而已匹馬蒙塵載閱寒暑帳殿飄
零久駐江湫予之情事其亦戚矣有往必復天道之
常理亂極思治人情之必然會稽膳嘗楚丘宮成思
與爾民庶圖惟更始之治爾民庶其亦許予改過乎
此去餘年秋毫皇恩政之病民予或不改令之順理
民或不從有罪無罪悉稟皇斷生生樂育庶自今始
寄矣生人哀此白骨於戲蒙天之賜獲成中興之功

得民者昌悉貸下邦之命

大提學李好問製

伏節死義及守城身死守令力戰陣亡將率子孫

除職免賤曉諭書

嗚呼閔予寡昧為政不德上不吊于天下見怒于民
內治不修外侮乘釁闕崩失險城池莫守曾未逾時
而三京淪陷蕩覆之甚至有今日曩令為吾民者當
其寇至之際人懷親上死長之心各奮推鋒冒刃之
銳則雖彼兵鋒之盛我國忘戰之久而顛隳潰裂之
禍亦不至如此之極也顧惟涼德無以得民之死心
而反出於古人所謂今而後得反之者罪實在予予

何說于民焉嘉爾乃祖乃父乃能於風靡波蕩土崩
瓦解之中挺然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縈帶數雉而
策勵飢疲揚旂前陣而衝冒矢石位列編裨先登賈
勇者有焉名編行伍俯身擐旗者有焉或死於鼓或
死於綏或死於城守或死於野戰雖其所死之地有
難易所立之節有大小其於徇國之義均無所愧而
其間又有英聲義烈播在人口書之信史可激方來
者吁其懿矣予篤不忘付之有司已行褒賞之典其
未及者方令次第施行以少慰乃祖乃父九地之魂
而予之嘉獎之心有進而無已茲用錄爾子孫除職

免賤有差如事自嗚呼予雖不殺乃祖乃父而乃祖
乃父由予以死殺其祖父而爵其子孫爾輩於此必
有悲哀痛愴不能為心者雖然君臣父子之倫天之
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是以子死於親臣死於國
乃所以為忠為孝而前代篤信好學之君子猶以不
得善其死為懼焉乃祖乃父乃能死得其所而君臣
父子之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賴而不墜其
為死亦榮矣而賞延于世之典予不得不施于爾輩
也嗚呼廟社丘壝生靈魚肉園陵之辱至不忍言則
予於此賊有百世必報之讎首碎兇鋒肝膏野草戰

塲枯骨或未收瘞則爾輩於賊有一天難共之痛予
及爾輩實與同仇卧薪嘗膽予方刻意枕戈沫血爾
豈忘情誠能各勵義氣碎齒裂皆或思為卞壺之子
或思為諸葛之孫誓不與賊俱生則此虜雖強亦無
難平之理而一洗家國之耻雙全忠孝之名不亦美
乎勗哉勗哉嗚呼死地爭先臣子之節義斯大忠門
錄後帝王之憲章俱存急推酬賞之恩庶激幽明之

感

大提學鄭
經世製

減鏡道曉諭書

仁祖己巳

蓋聞為善者天報以福為惡者天報以禍斯理甚明

教書

三十九

若影隨形豈以古今遠近而有間哉曩者賊臣爾瞻等誑亂昏朝誘煽國人幽廢母后數絕綱常環東土一方胥溺於集境之域伊時嗜利樂禍之徒肆為犯上千紀之論或居臺省而連章或自草莽而疊疏凶言悖說靡所不至無論貴賤大小緊是無將之大逆也幸賴宗社默佑坤極反正凡係凶議之人舉在大辟之科而國家推好生之德示惟輕之典分其首從誅止巨魁其餘徒黨分配邊遠冀其革面知罪甘為編戶矣不意慶源謫人韓五梁景鴻申尚淵李克揆韓會鄭雲白等禍心未艾陰兇以逞誑誘士兵等共

作兇書其設心造謀不惟危迫二百年宗社將欲塗炭數千里生靈而爾爾北士女當先受其酷矣人之為惡何至此極幸而叅聞人陳命生發謀上變首犯人等次第吐實已將其其凌遲處斬天不容惡理必禍淫豈不昭昭哉予惟爾爾北一道實乃列祖誕慶之鄉國朝創業之基予之視之不以遐僻常若輦轂之下畿甸之內反正以後雖無善政務在仁恤前後存撫之意士民尚克知之爾士民又能純朴尚義竭力守邊造變裹足征討顯立功效曾未聞有一率誑誤犯逆者此豈徒為國效忠實亦爾等父子夫婦世

世保居之善意也今者不幸土兵梁嗣福等為賊臣
所煽自陷悖逆嗚呼惜哉然此無非國家失刑兇黨
汚染而然爾士民皆無所預一二人拿究外國家更
無所問爾等亦無所疑惟當知天道之不可誣國恩
之不可忘勉立忠義以保疆域顧不偉歟

八道曉諭書

仁祖辛巳

予以薄德忝為一國臣民之主有安養庇覆之責而
智昧於經濟誠薄於撫字徭役繁興邑里愁苦蓋已
久矣天道不佑灾厄相踵民遂大困亂靡有定而予
又不能彌縫事機慎固疆域卒被丙丁之大變軍兵

盡於鋒鏑男婦陷於俘擄禍亂之慘前代所罕有也
予於彼時誠不難辦命畢義而所以顛沛出城以至
今日者非苟為自全計實為舉國生民再活計也况
茲四年瘡痍益甚民荐罹殃茲者刷送之舉八路震
驚哀我無辜赤子陷彼異域思戀骨肉冒死逃還有
若脫網之兔投入林藪豈知山城約條之有嚴哉潛
身偷命已失本業而一齊搜括繫縛拘送如待寇賊
子別其母夫別其妻決絕之際情窮理極或自縊而
死或不食而殞至有斷手留別者飢凍困苦而死於
道路行獄之中者多有之官吏迫於嚴督懼于延累

文苑補遺 卷三十一 四十一
侵及隣族毒遍閭里甚至劫執行旅代送族屬者有
之而朝廷迫於期會不可一一辨別倉卒抱痛俱就
死地至於漢人之窮來歸我者已為編氓各有家業
而竟未免此行其間疑似橫罹者亦衆向化人等自
當還歸故國不厭刷送而亦由累代來屬昏嫁我民
子支相混親黨相雜分析之際枉被連逮延禍我民
者又未知其幾數嗚呼臨陣而被搶避亂而見俘者
事出蒼黃計無奈何予亦無所措手也今之刷送乃
予自出號令官吏自行執縛此豈為人父母所忍為
之舉乎勢有所迫事不可已無異於割肌肉以充腸

肚殘肢體以救頭目其於安養庇覆之責何如我雖
有區區愛民之心將何所裨益將何所表見哉予於
久病之中忍觀此事食不下喉寢不成寐思之涕泣
語之咽塞仰愧俯慄無地自容惟思捐竭國帑以圖
贖還之便申飭官吏務講安集之策而財弱力絀未
可期也嗚呼彼淪陷之民雖詈予怨予是予之罪尚
何所逃哉惟我遺民耆老子弟庶幾諒予本心毋懷
溲散違背之念復安耕稼少寬憂怖俾我二百年宗
社獲延一線之脉是予之願也

江華父老曉諭書

夷狄侵凌中國雖聖世不能免焉君臣播越一隅亦
前史所常有者然豈有一旬之內遽迫門庭四載之
間再勞方岳也蓋由涼德之致敢云時運所闕無樂
為君有覲于衆顧此海中孤島寔為畿內雄州在麗
朝營築城宮素稱保障之地當壬辰控制湖嶺先成
恢復之基自是人心可依豈但天險足恃東南偏壤
非無請幸之臣咫尺行都已定必守之計趙襄子之
歸晉民不叛於浸城周太王之去邠人之從者如市
咨爾扶杖而聽者孰不投袂而興乎仰瞻廟貌之權
安俯念臣死之大義軍情自信皆欲效其忠貞賊勢

雖張尚何難於捍禦第惟上下之供億必多擾害於
閭閻爾雖不言予豈暫忘本府七百遺糶既令盡除
上年一千科租亦賜全免惟以示予至意豈云酬爾
多勞農作當及其時民生各安厥業宜體宵旰之軫
恤毋慮困悴於征徭嗚呼大水環流孤城獨峙可謂
盛感靡聘安能鬱鬱久居倘賴宗社之靈光復舊物
願與父老同慶永享太平

大提學李
明漢製

江原道慰諭書

當守丁酉

予念民非后罔戴后非民罔與守邦君之所以為國
者民也民之所以為生者君也九重幕屋雖若霄壤

萬姓同胞便若父子肆予否德叨承丕緒一心憂勤夙宵靡遑乍寒乍燠念常切於黎元一風一雨寢不甘於厦種不幸昨年之歉荒最甚於關東屢朔凋賑雖溝壑之僅免群生困瘁若瘡痍之未蘇惟喜今秋之穡事稍稔庶幾昨歲之憂慮小弛不意去月之灾乃有道伯之啓非時之惡風暴雨幾百戶漁舍盡為墊沒一夜之飛瓦走石五六邑田疇皆成川渠甚至於人命之滄死生育之漂失而極矣或有扶老携幼奔竄山谷者或有呼天頓地顛連道路者既無糊口之策又無庇身之所遑遑汲汲靡所止泊誠可謂耳

不忍聞目不忍觀嗚呼灾不虛生咎必有在靜究厥由寔在一人哀我赤子云亦何辜雖於邪寒暑雨尚且胥咨矧此蕩折離居老何忍言纒經昨春之饑饉又遭今番之灾異山田已改爾何以為食峽霜早零爾何以為衣景色之愁絕如在於眼群情之矜惻不弛于心言之及此若恫在已自聞此報夜不能寐特名廟堂之臣亟講救濟之策人命之滄死者還穀身布特為蕩減家戶之漂失者還穀身布亦令停退一以慰已死之魂一以保僅生之命而別遣御史遍行被灾之邑廣咨周諮之方咨爾民生當此蕩殘之餘

近多疾痛之呼凡其愁苦而不能訴者窮迫而不能
達者毋謂上天之難階必陳中心之所隱凡可有拯
濟之道予豈忽撫恤之策爾等聽予勤懇之諭諒予
惻怛之意勿燥散而之他之計蓋圖安土真居之方
於戲敗村殘戶誕宣敷心之音窮谷深山想切矯乏
之望

知製教李
在學製

右贊成李滉諭書

嗚呼莫難於知賢可好莫甚難於好賢有誠有誠則
士皆願立而不仁者遠不誠則近者不稽而遠者不
來夫誠之不可掩如是彼賢人者顧亦何負於國哉

予以冲子入纘大統惟不克負荷是懼諒闇之中須
有命令經席之上不替講讀惟知急親賢之為務疇
可與共天位治天職以先我祖宗以濟我生民唯卿
經術德義為士人所宗仰久矣予聞之爛熟亦可謂
知其真可好者矣雖其爵祿不入心恬靜以養性有
若不可得而奪者誠得致敬而盡禮焉則庸有不動
者幡然改圖以共予天位天職為祖宗生民之寄豈
不賢於夢卜哉於是諭以予意不一再而止卿執前
志不欲變嗚呼予之好卿其亦末矣何其宜起而莫
之起使予長抱如渴之懷而不可已也嗚呼君臣相

遇自古以為難豈予好之之誠有所未孚而然歟往者貳公之除非因於左右實出於予衷也非以悅於卿實協於輿情卿每以退為義以病為勢以媒爵為嫌以不學為辭卿意固然予實疑之仕止久速聖人所以不仕無義厥有明訓士之處世也安得潔身而已乎長往而已乎揆之於今非有將大有為之君矣未必無宣仁之臨乎上范呂之處乎下而賢人君子亦安敢誣其不在列乎卿不可見義則翻然而來不合則脫然而去乎不可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乎嗚呼臣隣攸屬常恐孔文仲之見欺人才將興豈恤蒲宗

孟之不敢即今春夏之交風日妍暖正病者蘇老者安之時也卿年齡雖高精力不衰誠欲一出而相就或輿或輶或駟或舸其勢無不可者而道路觀聽必有加額之望矣况爵者非求之可得也學者非已之可私也予實諳焉卿何疑為卿昔在先朝屢被徵旨而辭最後一命而至豈不以獎進職重而製述官輕乎然亦先王好賢之誠有以致之也及先王賓天卿遽以疾歸而予莫之知殆孟子所謂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者予甚愧焉予小子不誠於賢久矣其不克致卿宜也卿獨不能推耒報先王之誠心以及予

三才補遺 卷三十六
四十一
眇躬乎卿意一受人籠絡便不得自由殆不然矣魚
水際會千載一時義苟不安矣病苟不已矣蓋亦浩
然有歸志矣孰能禦之嗚呼予自問安奉奠之外惟
務經筵冀有以專精問學此因災變遽見撤簾而萬
機之政萃于一身將焉有攸賴彌不知所出卿庶幾
一顧予日益望予不敢勞卿以職事以重卿病雖卿
疏出於惻怛然皆非予所期於卿者是可慨息也已
昔晉人謂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而况不為安石者
其如蒼生何士林何國家何不宜過自菲薄引喻失
義以孤蒼生士林國家之厚望只得慎飲食少思慮

補助醫藥以自持從容上道用副予如不及之誠嗚
呼有感必有應卿固有以繹之矣

大提學盧
守慎製

儒臣宋時烈宋浚吉諭書

小子弗辟獲戾于天粵自忝位以來天之警告日臻
月生至于今日震雷之變而極焉當茲凝嚴閉固之
節而其軒掀震蕩之勢亢在舍生靡不魄褫而魂悸
惟予中夜而作兢惕靡定仰畏天戒之斯赫俯循寡
躬之罪愆是天以予無良將欲殄絕我邦命歟予惟
回天心迓休命寔在予一人而顧予昏焉涼于德而
鬱于道深恐莫能自勉而終至於顛隳予於是而望

卿助予之切不翅若中流之失楫則卿豈不怛然有
動於心哉噫國勢委靡日就危亡鞏固振作之策思
與卿而講究民生殿屎舉將填壑撫摩惠鮮之政思
與卿而籌度至於予舊學于卿帝王之學齊治之要
嘗賴卿誘掖啓迪而立志不強安於偷惰既犯先儒
鹵莽滅裂之戒而加以疾疫連綿講讀久廢無以求
端本出治之道則其發於政害於事而以至天心之
弗豫固無足怪也今予痛自懲艾引接講官將以尋
舊學之緒收新功之效而卿不在左右矣孰可開發
予心知之昏塞矯警予氣質之疵病歟此尤予日夕

跂竚而待卿者也若乃元子以正之養不容少緩董
陶德性之益不但止於訓解句讀而如賈生之保傅
所云者非卿莫能任此噫士以兼善為志本非果於
忘世者而古人所言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者正謂卿
今日之心事則卿之不忍忽於予者必不待予之
多諾昔在北宋之季識者謂起劉元城陳了翁可以
救得一半今予亦將以卿之出占我邦國之庶幾矣
夏初溫泉之覲卿之戒誨實出愛予之誠予不敢忘
而亦未能力行實踐予誠慙慙而伊時卿有俟病少
間上來見予之言予常以是自慰佇冀有再會之期

未知卿亦記此否也肝膈之要言不能盡而至誠之
發庶可交孚卿須亟回遐心幡然造朝以慰予飢渴
之懷

大提學全
萬基製

文苑叢書卷之三十六

